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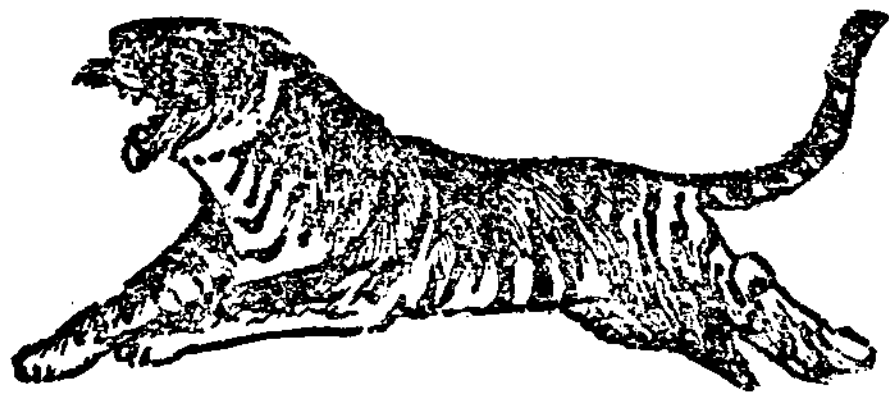
7 MAY 1934

# 風花



期五第 卷二第

(期七十第即)



虎標萬金油



功效偉大 救急扶傷  
備此一藥 萬病無妨

廣告吹牛皮。只能欺人於一時

。惟有藥力真靈驗。始可維持信用  
於永久。本堂萬金油。治內外各症  
。藥到病除。已有事實作鐵證。凡  
用過者。無不人人稱贊。行世三十  
年。銷路日增月盛。非偶然倖致也

招請外埠代理利益優厚簡章函

索即寄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 蕪波路五九五號

執藝

劉父題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期五第 卷二第

# 藝風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 目錄

- 春花(三色版)……………林俊德作
- 頂湖感舊記心丹……………陸丹林(三一—四)
- 清香無比……………徐天許作(一四)
- 中央飯店……………荆有麟(一五—一六)
- 汲水……………特多捷作(一八)
- 少女們(德國亨利曼著)……………段可情(一九—二七)
- 誘惑……………顧一塵(二七)
- 一個藝術革命家的生命與悲哀……………孫仲畏(二八—三九)
- 孤獨……………吳煦(二九)
- 豫西急口令二則并序……………劉韡鄂(三〇)
- 元代四大畫家……………吳蒲若譯(三一—三八)
- 江山無盡圖……………王石谷作(三三)
- 山水圖……………倪雲林作(三六)



悲哀像一杯灰色的毒酒……………子 蘊(三—四)

土耳其女……………瑪蒂斯作(四)

春天的玄武湖……………鄭德本(四)

寂寞的靈峯……………胡水波(三—四)

靈峯亭……………榮 攝(四)

登山……………虹 飛(四)

築路工人(木刻)……………沈福文作

上渡……………胡斌作

拂曉……………鍾枕薪攝

清晨入城……………魏南昌攝

紅樓一角……………曾仲鳴攝

造預算……………趙 鈺 權(四—五)

瘦菊……………李毓唐攝(五)

馬路上……………唐 蘇 萃(三—五)

又犯上心來……………顧 一 塵(三)

車塵馬跡齋小品……………周 樂 山(三—五)

別情……………潘恩霖擬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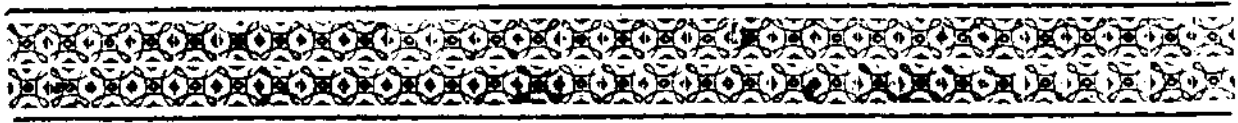
雙卿詩抄……………錢 畊 莘(三—六)





答伊底人.....	高根作(六三)
春夜的西湖.....	曼西女士(六三—六四)
竹.....	李顯作(六四)
藝術家與模特兒.....	家春作(六四)
病後插曲.....	徐思蕊(六五—六六)
遊子吟.....	李亦賢(六六)
鼻血.....	何子聰(六六—六七)
雨.....	虹飛(六七)
希望.....	顧一塵(六七)
閒步.....	徐穎嘉(七二—七三)
船上.....	家春作(七三)
我感到自己的渺小.....	升洪作(七三)
乍浦紀遊.....	高秉衢(七四—七五)
酒後.....	侯石年(七五)
騙債.....	夏藝圃(七六—七九)
廣州郊外工友.....	劉旣漂攝(七六)
我有時想畫速寫.....	孫福熙(七九—八〇)





廣州打石女工友.....	劉既漂攝(八〇)
速寫.....	方君璧作
西湖北高峯松之佳偶.....	馬巽攝
雁蕩山燕尾瀑.....	鄭天送攝
雁蕩觀音洞.....	鄭天送攝
田園生趣.....	許士騏作
吐綫雞.....	徐天許作
素羽.....	許士騏作
西湖靈隱之松.....	馬巽攝
瓊崖黎苗觀光團(五幅).....	劉既漂攝
瓊崖五指山黎苗觀光團.....	鍾煌元(八五—八六)
黎苗三幅.....	劉既漂攝(八五—八六)
杭州作家聯歡會.....	苦(八六)
貓的故事.....	樹 二二(八七—九三)
凋殘的玫瑰.....	許綺禪(九三)
凋零了的殘花.....	蘇 萃(九三)
黃河風景題記.....	劉 鞞 鄂(九四)
朝河進香的老太婆.....	劉 鞞 鄂(九四)
祭大王的樂隊.....	劉 鞞 鄂(九四)
晚餐.....	張 振 鐸(九五—九六)







# 北甯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重訂

站別	開到		車次	下行		上行	
	時刻	數		時刻	數	時刻	數
北平前門	開	五·五五	七·五五	開	五·五五	七·五五	
豐台	開	六·二〇	八·二〇	開	六·二〇	八·二〇	
廊坊	開	七·三〇	九·三〇	開	七·三〇	九·三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八	十一·二八	開	九·二八	十一·二八	
天津東站	開	九·三八	十一·三八	開	九·三八	十一·三八	
塘沽	開	一〇·〇八	十二·〇八	開	一〇·〇八	十二·〇八	
盧台	開	一〇·五八	一二·五八	開	一〇·五八	一二·五八	
唐山	開	一一·〇八	一二·〇八	開	一一·〇八	一二·〇八	
古冶	開	一一·三〇	一二·三〇	開	一一·三〇	一二·三〇	
灤縣	開	一一·四〇	一二·四〇	開	一一·四〇	一二·四〇	
昌黎	開	一一·五〇	一二·五〇	開	一一·五〇	一二·五〇	
北戴河	開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開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秦皇島	開	一二·一〇	一二·一〇	開	一二·一〇	一二·一〇	
山海關	開	一二·二〇	一二·二〇	開	一二·二〇	一二·二〇	
錦州	開	一二·三〇	一二·三〇	開	一二·三〇	一二·三〇	
遼寧總站	開	一二·四〇	一二·四〇	開	一二·四〇	一二·四〇	
北平前門	到	一八·二〇	二〇·二〇	到	一八·二〇	二〇·二〇	
豐台	到	一八·五〇	二〇·五〇	到	一八·五〇	二〇·五〇	
廊坊	到	一九·二〇	二一·二〇	到	一九·二〇	二一·二〇	
天津總站	到	一九·五〇	二一·五〇	到	一九·五〇	二一·五〇	
天津東站	到	二〇·〇〇	二二·〇〇	到	二〇·〇〇	二二·〇〇	
塘沽	到	二〇·一〇	二二·一〇	到	二〇·一〇	二二·一〇	
盧台	到	二〇·二〇	二二·二〇	到	二〇·二〇	二二·二〇	
唐山	到	二〇·三〇	二二·三〇	到	二〇·三〇	二二·三〇	
古冶	到	二〇·四〇	二二·四〇	到	二〇·四〇	二二·四〇	
灤縣	到	二〇·五〇	二二·五〇	到	二〇·五〇	二二·五〇	
昌黎	到	二〇·六〇	二二·六〇	到	二〇·六〇	二二·六〇	
北戴河	到	二〇·七〇	二二·七〇	到	二〇·七〇	二二·七〇	
秦皇島	到	二〇·八〇	二二·八〇	到	二〇·八〇	二二·八〇	
山海關	到	二〇·九〇	二二·九〇	到	二〇·九〇	二二·九〇	
錦州	到	二〇·〇〇	二三·〇〇	到	二〇·〇〇	二三·〇〇	
遼寧總站	到	二〇·一〇	二三·一〇	到	二〇·一〇	二三·一〇	

發售減價頭二三等

遊覽來回票

站名



票價：

▲▲頭二等

按雙程七五折收費

▲▲三等

按雙程八五折收費

有效期間：

▲▲杭州南京間

須當日起程二日內到達終點回程十日內有效

發票之日作一日計算得在上海北站分程

▲▲其他各站間

去程當日適用回程七日內有效

發票之日作一日計算

京滬  
滬杭甬  
鐵路管理局廣告



春  
花

林俊德作

# 頂湖感舊記心丹

陸丹林

頂湖山，山色好。

吁嗟乎，情天缺，禍皇補；

銷魂，飄然遠引；紫楓亦嗒然若喪

會照佳人容窈窕。

恨海深，精衛堵；

，東走海上，偶話前塵，輒爲淚下

奈何今日喚真真，只餘一幅傷心稿！

獨余此恨永綿綿，只憑一紙訴心苦！

。而於壬戌暮春頂湖情事，尤縈寤

佳人本是大家女，錦瑟年華識輕史。

心苦心苦余負汝，相期密約守終古！

寐。爰囑寫此圖，以誌幽恨。余念

管領春風桃李多，鴛鴦繡出從君始。

這是紫楓紀念他的亡友心丹女士所

亡友印仙女士，南屏墓草，今已九

憶昔星岩攜手遊，一丘一壑窮探搜；

題頂湖感舊圖的詩，瀟氣迴腸裏含着不

青，有恨眷屬，定遭天妬。紫楓與

登臨每到最高處，塵寰下視空悠悠；

少的悲歡離合的成分。從「言爲心聲」

女士雖飄海角天涯，或常相見，以

空悠悠，雲水流，我走歐浦君南遊——

一句話推去，紫楓感舊懷友的意思，已

視死生契闊，則頂湖山高，或不是

挖鳥蠻花不足語，自誓拚老終炎州！

赤裸裸的表現了。

西湖水深也！……」

太息塵緣何時了，忍看霜日芙蓉稿！

午昌替紫楓所作的頂湖感舊圖的跋

過了不久的時候，紫楓得着心丹在

檢點青箱故物存，日事摩挲忘昏曉；

語，對於他們倆的友誼，是說得很詳細

星洲病歿的噩耗，他受刺激太深了，神

摩挲摩挲哀怨多，別有幽懷喚奈何。

的，午昌說：

昏意亂的好幾天忘餐廢寢。等待神志稍

蛟縮帕儘淚痕裏，中有心香歷不磨。

「鑑湖章女士，秀慧絕世，與紫楓

稍清宵，就親筆寫好墓碑的字，寄到華

裏衣贈到身心暖，一針一線量長短；

有文字緣；顧阻於環境，中道判袂

南，暨在她的墳前，表示他的赤戀和哀

長是恨，短是因緣天不管！

。女士雖願未償，而志不渝，黯然

感。

——後來紫楓回到故鄉，做有南歸雜憶，當中有一段，是描寫他到墳上弔祭的情景，是這樣說的：

「過了幾天，寒冷的朔風，不斷地在樹上怒吼，人們的秋衣，也要循着時節而更換。從徜徉迷離的曉夢裏醒來，爲着內心的激動，靜悄悄地一個人挺着身子跑到白雲山麓，弔祭心丹的孤墳。寒風緊緊的吹着，注視從前手寫的墓碑，撫今追昔，悲從中來，肅穆地把帶來的一束鮮花，獻在碑前，心絃上創傷的慘痛，和眼前孤墳一樣的陰森。墓旁一株梧桐樹，在冷靜環境中搖曳，似向人間吐盡他落葉的悲哀，宣洩他衰老的鬱懷，觸景傷情，越覺得無限悲哀。靜默了一回，只好把從前所集龔定菴句悼他的詩六首，俛首對着碑額，細念一遍，算做追悼的祭文：

「小別湖山劫外天，七襄報我定何年？九泉肯受狂生譽，道韞鋒不落詮。

略似騷鸞縹渺身，難憑肉眼測天人！平交百輩悠悠口：「藝是針神貌洛神。」

忽向東山感歲華，自緘紅淚請迴車。天花豈用鈴旛護，化作春泥更護花！

雙負簫心與劍名，天風鸞鶴怨三生。勞人只有空王諒，萬一天墳恨海平。

文字緣同骨肉深，小屏紅燭話冬心

。著書不爲丹鉛誤，累汝千回帶淚吟！

迴腸盪氣感精靈，歷劫丹砂道未成。迢迢望氣中原夜，更何方法遺今生？」

唉，所謂人鬼殊途，幽明異路，死的知與不知，生的用不着去幻想；只有行乎心之所安，發憤自勵，努力於志所向的前程，正如荀息所說：

「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罷了。……」

二三，二，十五，改作。



清香無比

徐天許作



# 中央飯店裏

荆有麟

## ——某君的結婚禮堂上——

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

南京中央飯店的禮堂裏。

約數總在二百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詳細誰也弄不清的。

當我在門口簽過名，從招待員手裏，接過那紅綠相映的紙花兒時，同時，穿白衣的侍者，也遞給我一個蛋圓形的紙籤「一八三」。斗篷帽子，就由他換去了。我揚長地走進禮堂。

時針正指着十一點。和我同來的C女士，一轉臉，就找不見形跡了，我一個人可恐慌起來。是不是還要向主人家行道賀禮，無可磋商的了。心裏正怨恨着C女士，忽然東北角送來了喊聲，因于近視的原故，眼睛却看不清喊我者到

底是誰，但有熟人，總是無疑的。我好似得了解救般，脚一滑，就溜到掛滿紅帳的角落去。

呀，盡是熟人。S君，W君，同到坐下了。還有X君K君帶着他們的小孩。我過了難關。

但靜坐是很無聊的。談話又沒有那麼多。眼睛射向四面八方去。電燈在天板上閃耀，人頭在空中擺動。聲音鼎沸着。白的臉，黃的臉，不時出現在門口，一批地，一批地，都向屋內角裏湧。心想是時候了，爲什麼還不行禮呢？

也走向我們的小小集團來，話匣立刻就打開：

「今天××會的，恐怕要佔一半吧？」S君照映過許多的熟識面孔，笑嘻嘻地說。

「不止啊，要佔十分之七八哇。」K君重新估計過。

「今天是××會的勢力範圍，」不知那一位，從稍遠的地方，送過這一聲。我因爲看不清講話的人，便給了一個回敬：——

「這也是『統制』呀」。

幾個人任笑起來了。  
「噯，十二點一刻了，還不行禮。」WB君在同旁人應酬過，忽然對我

WB先生到了，由了我們的招手，

說。

其實WB君錯了。在中國，時間照例不值什麼錢。雖然我們的聖人大禹，曾經說過，「一寸光陰一寸金。」但那

只是口頭方便，隨便說說的。中國人本來是駱駝，原是那麼幽雅與寬大，時間的流駛，只能限制一般性急的洋鬼子，如華盛頓拿破崙之流。中國人豈能「教夏變夷」？不要說超過規定時間，只有一兩點鐘。就是十年計劃，五年計劃，再移後百八十年，也不見得就實行，行禮，吃飯，移後幾個鐘頭，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對着WB君笑起來了。

「SO先生來了，」WB君朝着禮堂門口喊。

一看，確的。高高格兒，紫紅色的臉，正朝我們跟前進。但上身却穿起從來沒有的馬褂來，我笑了，S君笑了，WB君也笑了，大約是沒有穿慣的緣故罷，SO君自己也笑了。——接着是——

陣寒喧。

話匣子從新再開起。聲音慢慢潑潑到遠方。

拍掌聲，忽然響自屋中央。我們意識着：是要舉行典禮了。爲了充實自己的好奇心，也都擠到屋中央。但因是「擠」，前邊的障礙，自然是有的，我與有「航空大家」綽號的L君，並立在第二排的地方。

贊禮人，開始在播音：——

「證婚人入席」。「介紹人入席」。「主婚人入席」。「新郎新娘入席」。「來賓入席」。

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都要由旁邊站到桌後的中央去，入席是對的，新郎新娘雖然已經入了席，站在他們應該站的地方上，只因他們是典禮的主動人，不招呼他們一下，好像太寂寞，但來賓，是早已齊齊正正擠在那兒恭領儀式了。而贊禮人還要故意指揮着，我想

實在是多事。然而；贊禮人，又在播音了：——

「新郎新娘相向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因爲是典禮的關係，新郎新娘，當然照樣實行着，但新郎的鞠躬，是九十度。而新娘，却只有四十五度半。我想：新娘是對的。兩口子起先已見過面，那樣的見面禮，好像要不着。而今夜起，兩人又必須同衾同枕，要親親熱熱的過一生，來那樣的大禮，不是太滑稽麼？可是；贊禮人，又繼續喊唱了：——

「證婚人讀婚書。」

大約是證婚人，聲音太低能，婚書上，怎樣寫着來呢？我是不了了，只能默住氣，聽候下文，贊禮人又喊了：

「新郎新娘交換飾物。」

據說：這是近代婚姻的特點，凡是男女相悅，必互送戒指，以表示他們已

預約好，將來要成爲佳偶的，於是許多的男男女女，手指上都帶上個黃色的銀鐲，現在贊禮先生口中的飾物，就是指的這個了。於是女領相呀，男領相呀，就將那已經預備好的飾物，代表新郎新娘交換了。倘若我是新郎或新娘，我一定要感到氣憤。爲什麼一個終身伴侶，要交換東西，還不能親自動手，要藉着他人的手交轉呢？

贊禮人又在喊唱了。

這回，是典禮中最重要的一幕，所以被勞動的人，也很多很多。先是新郎及新娘的代表（又是代表），走到臺前來，代表男女雙方，在那印的完全相同的兩張花花綠綠的硬紙上，蓋上名章，然後；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也依次蓋了名章，手續才算完備。

底下，是證婚人致詞：——

「……兄弟是辦××的人，主人

要兄弟來證婚，兄弟覺得：今天的

新郎同新娘，無論在資格方面，學識方面，體力方面，都是很合格。因爲新郎同新娘，都是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而學識又都很好。體力，諸君又都看見，是很強健的。這樣的一對。當然是「佳偶」，兄弟以考試的眼光來說，他們是擁有八十分，九十分，甚至一百分，頂頂及格的「佳偶」。……」

拍拍拍，拍拍拍，掌聲雷動了，新郎不知道怎麼樣，忽然想着要看一看他們新娘，把頭稍微偏一下，正預備瞟過眼去，頓時爲許多眼睛發現了，「哈哈」，全場的轟笑。贊禮人趕快又要介紹人來致詞，想壓下去這頗爲失儀的轟然的笑聲，然而；很乏效，因爲介紹人的聲音大低小，喚不起大眾的注意，於是轟轟轟，轟轟轟，延長了十分鐘。

忽然掌聲又起了。

由人叢中，擠出了H君，近於綠色

的藍而細長的袍子，黑馬褂，白白的臉，似乎藝術家的式樣而又沒有藝術家那樣長的黑而發光的頭髮，站在桌子中間了。

「……大家推舉兄弟代表來賓說幾句話，今天的新郎新娘，已由證婚人的審查過，是百分以上的合格者，兄弟希望，新郎新娘要不負證婚人的檢定。努力從事下層工作，到明年今天，我們再來此地吃「紅蛋」。用我們的明星王人美的話來講。就是：「乖乖特別快！」」

拍拍拍拍拍，又是一陣掌聲，當然因了H君的態度滑稽，掌聲中還夾雜着轟然的笑聲，一般到場的青年男女，爲這空氣融化了，於是轟轟轟，便繼續波動着。直等主婚人，將謝詞致完，新郎新娘退席時，才又聽見了掌聲，禮節算是完成了。

是完成了。

大笑聲，耳語聲，掉椅聲，又立刻



響動在一起，熟識的人，都紛紛尋找各人的集團。我們沒等待者將棹椅搬好，就圍坐定了，人數是十個。不幸參雜了一個我們的集團以外的人。

吃着，瞭望着各桌上的鬧酒的人，心想：我們躲在角落裏，因了交通的不便，省却了許多麻煩。自然，我們沒有像人家一樣，推派代表去敬主婚人，新郎，新娘，偕相，的酒，飯吃的還痛快，於是，喜喜哈哈，哈哈喜喜，直到盃盤狼藉，才踉蹌地離開了結婚禮堂。

然而；時間：已下午三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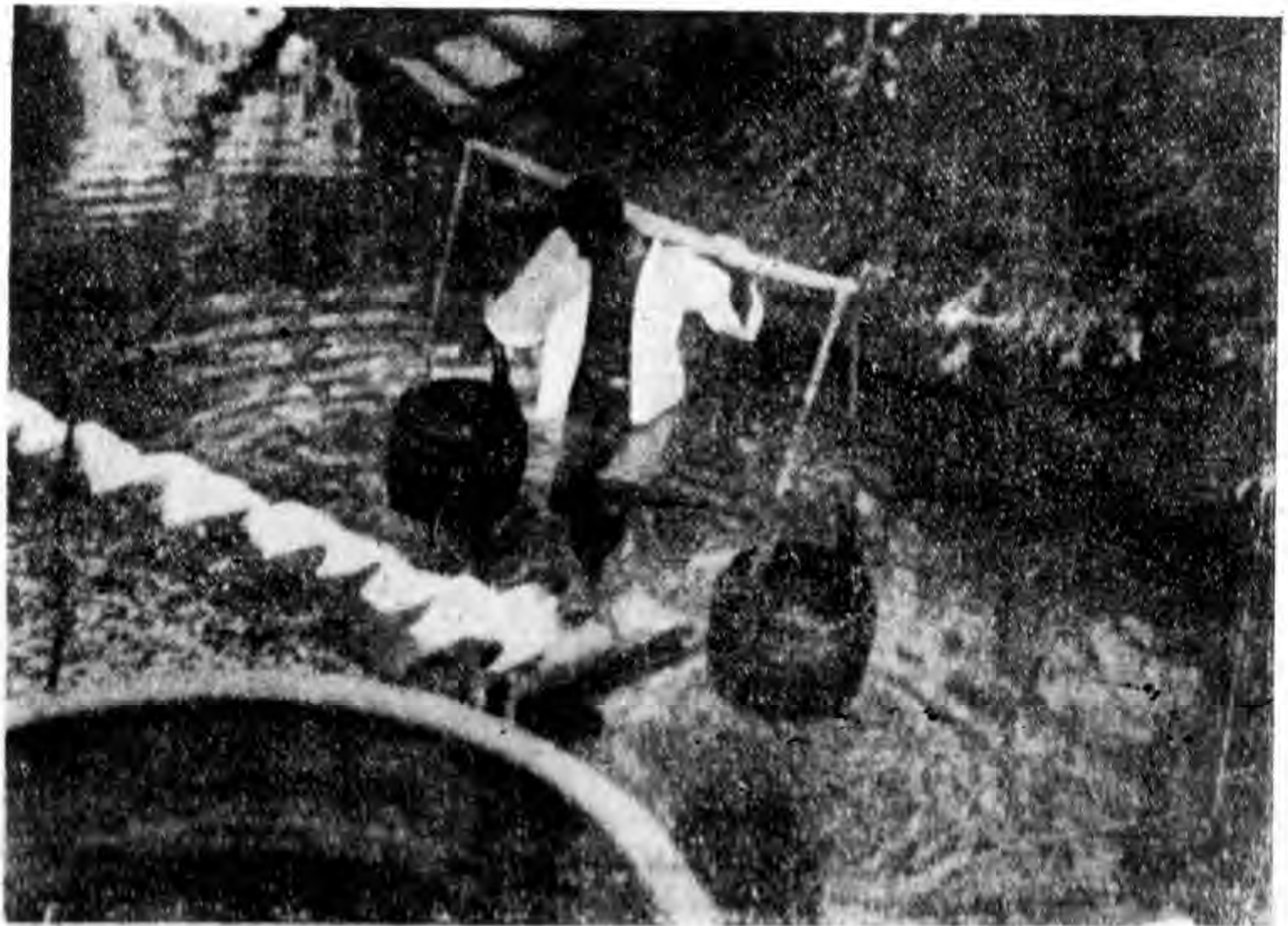


送藥理書  
藥房均售



開胃靈小瓶六角大瓶三元二角  
桔梗素每瓶大洋七角

上海英租界七記路三十二號  
佛慈大藥廠



作捷多特

水 汲

# 少女們

(德國亨利曼著)

段可情譯

一種真正優美的作品；客萊勒和阿魯在注意，當他說到『作品』這兩個字的時候是把牙齒露出來的。

一切都使她們驚奇的：那樞密顧問官夫人的不學無術與乎其他一些事件。

那最後的一些客人是寒戰的樣子走進來了。他們在詛咒那些被凍死了的花朵，那暴風雪的天空，那暗色的海。在蒙地巴朵上面下起雪來了！意大利一切被苦惱充滿了。

『我想這裏永遠是碧色的天空！』  
『你祇是知足罷！我們最少有一個很好的德國火爐。在內地的鄉村裏一切物質文明的設備都沒有，人們要生凍瘡的。』

那年老的駝背先生在美麗的名義上去饒恕一切。那三位從各方一塊兒旅行的女兒已經離開她們那有縐紋的母親而去非常高聲地談論到她們所發起的音樂會，她們所展覽的繪圖。媽媽在這些小

姑娘那裏，祇能去講到這些問題。那樞密顧問官夫人去讚美柏林的夜生活。『我的丈夫一切都知，』她重複地說道，並且不去思索人們在怎樣的狼狽中用着簡單的問話去問她，到底她的丈夫認識些甚麼？那年老的駝背先生祇確定地說在維也納夜裏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發生的。

『這不是真的喲！』那樞密顧問官夫人呼喊道。雖然那駝背先生在憤怒之下差不多是哀懇的樣子說道：『你怎能向我這樣說！』而她還是主張地說道：『這不是真的喲！』

那從奧克斯堡來的新聞記者陳述那在海浜上有馬爾庫絲獅子的大石柱，是

她們是十五歲和十六歲的年齡，以前還從沒有從她們的領域來到這下面的，把她們那如明鏡一般的大眼睛停留到這陌生的世界。從沒有人看到這眼中很久的，而人們顯出來這明鏡覺得是不幽雅而很少有優點的。若是人們避免她們的眼光的時候，她們就互相去微笑，真不知道為的是甚麼。

最使她們驚奇的，就是母親當着她們去稱讚人，差不多是因為那些在家裏遠從沒有提及過的最自然的事物。而使她們互相去推脫一種處罰的工作，或者互相去避免一種散步：現在這整個的集會都在談論這個了，這完全是這樣，好像人家因此詳細地在商議，就是說把地

們喚着阿黛和客萊勒一樣。這一雙名字祇是一塊兒喚出來的；有這一個沒有另外一個，這名字的聲音完全是空虛了。那嗎她們自己從沒有離開一步，與乎沒有懷着感覺，因為這是共通的。每一個爲自己去安排另外一個；比如最近離開她們的女教師，她向客萊勒說道：「你將不會忘去我嗎？」在那裏客萊勒回答道：「不會，自然不會的，小姐。阿黛將不會忘去你的！」因為姊妹是這樣的好，姊妹間是互相信賴而又親熱得很好的。有一個人被那身裁較高而壯健的阿黛愛上了，可以相信，那矮小而蒼白的客萊勒也會愛上他的。

在那時門是急掃地打開了，忽然在房間的中央站着一位新來的先生了，好像是一束太陽光線落進來了一樣。他是英勇地筆立着的。在他那一直扣到頸邊的布製的長衣中的胸部是寬的，他的臀部是窄小的。他向着這些客人的面

上投過去一種勝利的微笑。他那黃金色的大鬍子裏面的白齒恰恰像他那發閃光的眼睛一樣在微笑。忽然他把一隻大而且美麗的，被金毛所掩蓋着的手掌伸了出來，匆忙地向那駝背老人走去。「我的親愛的赫麥斯先生！」

這大個子把這矮老人去擁抱着，並且用如金扇般的嘹亮的聲音公佈他們從前在甚麼地方就已經碰見過的。赫麥斯先生介紹道：「舒曼先生，」這剛來的人把所有的客人一一地瞧到眼中去。在樞密顧問官夫人那裏他說道：「非常榮幸，」這坦延得較久一點。在這兩位小姑娘那裏很快就完了。

他現在差不多是坐在棹邊了，他在一切之中是有了決定了。那三位一塊兒旅行的姊妹很少說話，即或說話都是很輕的，並且同時是膽怯地把他固定地瞧着的。他對於柏林夜生活和維也納夜生活之間去調和，當其他完全知道去安慰

赫麥斯先生的時候，他就去贊賞柏林的夜生活，並且同時在樞密顧問夫人當前去鞠躬，她是疲勞地在感謝。那駝背老人很驕傲地在他的大個子朋友前不調和地呼喊道：「你的聲音！他也能夠歌唱！」

即刻一切的人都願意去聽他去唱；他不讓人家來請求。那在一塊兒旅行的人們之中的女音樂家坐到鋼琴邊去了。舒曼先生筆直地挨着她站着，並且唱起來了。自然他立即就停止了，並且要求把門向海濱打開着。冷風吹進來了，但是人們領受這個，因為人們已經知道他所能夠的甚麼了。他的歌聲把沉靜打破了，如像一個真正的英雄在一個戰場上，而這裏一切的人都已經是死了一樣。當他唱完了的時候，每個人都表示一種贊賞的話語；祇有阿黛和客萊勒默默地用着大眼把他那現在閉着的嘴兒瞧着的。那樞密顧問官夫人說道：「這應當是

確實的，你的聲音是第一等。」

感謝的樣子用着一種卑下的動作，他把他的椅子挪到她的近邊去。她向他悄聲地說了一點，並且他因此也在點頭。充滿了勝利的親切向這兩位小姑娘那面瞟過去。她們臉紅起來了，並且掉回臉來用着她們那對於新來的先生的好奇的眼光互相在說話。當其他歌唱的時候，她們之中的每一個，都好像被這歌聲把她高舉起來，並且在旋轉，屏息地從那打開了的門那裏，走到那暴風之夜裏去，越過海洋，誰知道要到那裏去。這是非常之奇怪的：這一個把另外一個從感覺那裏失掉了，是單獨地同着自己，同着舒曼的聲音。她們是快活，現在又依然互相轉着了，並且又感覺着了，這使她們倆都同樣地去感覺的。她們在椅子下面把她們的手去握住。

但是在夜裏客萊勒在做夢，她向着在海邊的黑暗中走去，舒曼先生在她的

旁邊，他彎着身子向着她發聲在唱，這樣一來她就完全被收入在他的聲音和他的呼吸之中，並且劇烈地在震動了。忽然這是明亮了，他拉了一把椅子挨着她，恰恰在致力完全去同意，如像他掖着樞密顧問官夫人坐着一樣。客萊勒在恐懼之下倒下去睡，那樞密顧問官夫人能夠在其間走來；或者阿黛也要來。一種憎惡的激動把她震動着，——對於樞密顧問官夫人和阿黛的憎惡。在那時她醒轉來了，並且驚恐起來了。阿黛的呼吸很安詳地通過這黑暗的房间。客萊勒不明白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她嘆息起來了。她是如何地歡喜爬過去接吻阿黛。但是設若阿黛把眼睛打開了的時候；她應當向她說些甚麼呢？她撐起來還坐了很久，並且向對過去傾聽。現時在她那裏有點事情發生了，而在阿黛那裏沒有發生，這使她不能去告訴阿黛的。

對侍阿黛了。她是像這樣地切迫去問阿黛：「你到底是怎麼樣了？」當她們在穿衣服要去吃午餐的時候，她去幫助妹妹，並且勸告她把一個活結，去換一個另外使她好看些的活結。但是阿黛在躊躇，探視般地去把客萊勒瞞着，如像一個陌生人一樣：「真的嗎？」客萊勒吃驚的樣子看到旁邊去了，阿黛深深地臉紅起來了。即到她們沒有言語就互相倒在勝臂之中了。

舒曼先生用着一時的親愛去問候她們，然後他在整個的吃飯的時間再沒有向對面看過去了；那樞密顧問官夫人過分地去注意他。客萊勒和阿黛在吃飯之後就跑去去了，互相感覺一種奇异的輕鬆，並且在閒話，在糾纏，談了很久在家裏她們自己的事情。但是在晚上當她們無憂無慮地跑進來的時候，舒曼先生向着阿黛走去說道：「小姐，你的輕鬆的衣服是一首詩！」

在早晨她開始用着沉思很親切地去

「這還是和今天上午上一樣的，」她回答道；然後她第一去覺得：這祇是一種譴責，因為他在上午沒有看見過她的原因。她臉黑起來了；並且充滿了恐怖的樣子向旁邊看去。客萊勒站在那裏，並且深深地做了一種不幸的面容。

「這樣嗎？」舒曼先生迎面走來，還去沉思了一點甚麼，各人向前走去了，再也尋不着了。

但是現在他應當歌唱了。赫麥斯先生親手去把門打開，並且樞密顧問官夫人說道：「爲着藝術我們當願凍着。」

「第一是空氣，」舒曼先生聲明道。「那些古代の日爾曼人，我們的祖先，在森林中和戰場上歌唱。」

當他把他的歌曲唱完之後，阿黛把一種可怕的時間制服着了；因爲從她那裏要求一種不輕許的責任心，而使她去說：「這真是太美了。」她歡喜遠遠地走開，並且靜靜地到她的床上去；但是她

應當去說話；她就去做，在所有的視線之下，是忽熱忽冷。因此舒曼先生是這樣的強烈，微笑地到她的眼中來了，而使她把眼睛沉下去了，迷而又幸福的樣子。當其再沒有人同她麻煩的時候，她挨着客萊勒的沉默，而使她感覺憂悶。

她們很快把蠟燭滅熄了，並且在睡去之前再沒有說一句了。

當阿黛醒來時，客萊勒已經走了；阿黛可以去思想，到甚麼地方去了，跟在她的後面走去，向着挪果那條路走上去。客萊勒站在那裏，在那海上的日出之前。那山景展開了無窮，在一種碧色之中，這是回憶到美麗的晨夢上去的，流着一種紅色和一種金色，在這些色彩上面，人們想到幸福。

阿黛走得更快，她不願意看見客萊勒站在那裏。不是客萊勒同舒曼先生去說話，却是阿黛。祇有阿黛向他說，說他唱歌唱得奇美，而因之對他很滿意

了。但是客萊勒有一點優於他人，因爲她在這樣的天空前面站着，並且在想她的思想。最後阿黛跑來了，當她恐懼的時候，舒曼先生想比她先來，並且去看客萊勒站在那裏。

她還是屏息地說道：「你覺得這個是這樣的美麗嗎？我不覺得！」

客萊勒的答覆來得很慢；這使阿黛苦惱。

「你完全不知道你所說的甚麼，」客萊勒的意見是這樣；並且阿黛說道：「哦，非常之好。」

然後她們默默地走轉去，阿黛永遠是走前一半步。但是當其那用早餐的涼臺在她們面前，而人們能夠看見她們的時候，牠們同時做着同樣的動作，互相把手臂張開去圍抱着腰肢。她們忽然很興奮地閒談起來了。

「一對非常優美的姊妹，」當她們走進來時，那從奧克斯堡來的新聞記者



這樣地感覺道；那樞密顧問官夫人解釋道：「她們是很好的。」

舒曼先生沒有在場。當樞密顧問官夫人已經走了的時候，他纔來。在中午她離開飯廳也不再在她的旁邊了，當她們像昨天一般地並且不辭勞苦地沿着海浜散步的時候，現在這樞密顧問官夫人加入了這三位一塊兒旅行的姊妹之中了，舒曼先生在尋找赫麥斯先生的團體了。有時他向客萊勒說一句話，然後又向阿黛說一句。但是不久他退轉去了；那樞密顧問官夫人已經消逝了。

然後阿黛和客萊勒遊行到鄉間裏面去了，並且在含敵意的強迫之中，互相各自單獨起來。一種光亮而美麗的日子是過去了，在下雨這一禮拜的中間；她們上着那有橄欖樹重重疊疊形成恐怖的階梯。那綠葉的紗障很柔滑地在山谷的深處纏繞在一塊，一種遙遠的塔樓的鐘聲很柔和而又清楚地轉響過來了。

客萊勒說道：「你同舒曼先生太賣風流了。我不知道，我不願意是像這樣的。」

阿黛利嘴地回答道：「真不願意嗎？」在一種很顯著的短短的休息之後說道：「小姐告訴你，你太不漂亮了。」因此她們倆吃驚的樣子筆直地向前看去。因為她查覺到這好像把她們割開了一樣。這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說人些這一個向着另外一個像這樣說過，如像從一個爭寵的女人那所說過的一樣。現在這個姊妹覺得看她是兩樣，比她對於自己本身所看的。回憶是發現出來了，這使每一個不覺得是單獨爲着自己了，並且這種回憶是從這一個向着另外一個的敵對世界那裏生長出來的。

在對面上邊的山前懸掛一張紫羅蘭色的用氣體形成的幕帷：這是一種淒涼的華麗，是威脅而又壓迫的樣子。阿黛和客萊勒歡喜相背而馳——她們永遠是

更高地攀登上去；她們不能旁的了。一座小教堂是破碎的樣子越過一個灰色的圍牆，顯現出來。那聖像被封蓋在那常春藤之中了；客萊勒和阿黛感覺得有一種恐怖，因為她們不知道，在那非常的靜寂之中，有怎樣一種面孔從那小教堂上向她們看來。

結果迎着她們的面，在那緊接在岩角中的兩塔巉岩的峭壁之前，有一座孤獨的住宅。在天上的三角形之中，在其間忽然有一顆綠色的大星子上昇出來了，如像一個猙獰的眼睛般地睜開了。在那時使她們一塊兒轉去了，她們忽然覺得，天上是佈滿了星子的，並且山谷是灰色，在牠的邊緣上有星光的羣集，跟在這羣集的後面，那單獨的光亮掉到陸地上去了。

客萊勒從這個看到另外一個，並且是充滿了一種無名的悲哀的樣子想道，就是說每個星子，每個都是單獨地自亮

自滅的。她也想道：「爲甚麼我恰恰走到那裏來了呢？人們可以向千百條街道上走去的。一切都是這樣遼遠和徒然。」

阿黛想到在家鄉的她那公共的傀儡劇場，並且因此想到那些紙做的人形，時而用着客萊勒的聲音在說，時而又用她自己的聲音在說。但是舒曼先生祇應該把他的歌曲向她來唱。因此她不能去忍受旁的了，她失掉在一種恐怖的驚異之中了。

在第二天依然是個暴風的天氣了，從那應該在出遊的地界去燃放火焰變成有點困難了。雖然如此，舒曼先生在將近暗下來的時候，還邀請那些女人到小艇中向對面駛去。那樞密顧問官夫人把客萊勒和阿黛帶在她的身傍的兩邊，挽着每個的膀臂，舒曼先生就跟着她們的後面，他工作了很久，一直到他把這

小艇解纜後爲止，因爲那波浪永遠又依然使他把鏈子從手中引拔去了：當他把這小艇挪到那小港灣的棧堡之下的時候，這小艇在跳躍，並且使樞密顧問官夫人不去尋得上船的時刻。「你把手給我！」

但是舒曼先生坐着，並且把自己牢固着不動。

「這一定有點害怕的樣子，」她以爲是這樣。舒曼先生是發惡瘡的樣子，他在制服完全兩樣的波濤，但是她在答應並且是輕蔑的樣子笑着說道：「在這時我情願離開你的面前。」

舒曼先生突然有了輕重，筆直地站在小艇中，並且把他的一雙手給阿黛和客萊勒。「那嗎然後我就同我的年青女朋友們乘船游去。快些我的的小姐們，在這小艇又依然撞開了之前！」

她們在裏面了，他還沒有說出來。她們是這樣地匆忙，幾乎使她們自己撞

到水中去了。

「你們很安詳地停住吧！」舒曼先生用着完全是陌生的聲音呼喊道。「我們差不多要倒下去了！」同時音調又是非常之和諧地說道：「你有膽量嗎，客萊勒小姐？你呢，阿黛小姐？」

「客萊勒不能忍受這個；她情願隱在那裏，」阿黛說道。

客萊勒想發怒的舉子去反對，但是有一種劇烈的衝撞把她投現舒曼先生的膝頭上去了；他的大鬚鬚涼涼地在他整個的面孔上拂着，她再不能去說話了。

他一點也不道歉。他在談話，這些話語使他很流動地在說。「我們已經從碼頭駛出來了，我們被陸地趕出來了。這是不行的！」沒有委婉之辭，在這事情上是狂暴的樣子說道：「你們來幫幫忙罷！我不高興去淹死喇！」

他們在黑暗之中工作。那黑色的水漲到他們的臉上來了，舒曼先生劇烈地

在喘息。但是在他們不久繞着那石堤彎  
回來的時候，他得着了溫和的勢子了。

「我在你們母親面前不能負責任。你們  
不可以同你們的生命去作兒戲，親愛的  
女朋友們……現在你們下艇去罷。我一  
直到最後停留在艇中。這是我的像船主  
一般的責任。」

客萊勒在阿黛後面把腳伸在石級上  
。她在搖擺；她的內心完全把地面都失  
掉了。她那被舒曼先生的涼爽的鬚鬚所  
拂過的面孔現在燃灼起來了。她的平靜  
的心兒把牠的一切的隱秘都公開了。她  
感覺一切的法規都推翻了，把世界暈眩  
地向上揚舉來了，在黑暗之中，呈獻着  
一點偉大的壯觀。她的意思要去呼喊：  
「我的生命，舒曼先生！我是如何歡喜  
把牠給你的喲！」

但是她祇是悄悄地說出來的；那風  
把她的話語向上托去，向着阿黛那一方  
；舒曼先生在發問「怎樣？你還是恐怖

得這樣軟弱呢？你可以靠着我能！」

他還把那小艇緊緊地弄着的。阿黛  
和客萊勒先走。阿黛忽然彎着身子向着  
客萊勒。「我完全聽得很清楚，你向舒  
曼先生所說的甚麼，」她低聲地說道。

客萊勒沒有回答；但是她們倆開始完全  
很劇急地在呼吸了。她們把臉掉開，在  
可怕的固定之中，而使她們互相在偷看  
。她們像這樣經過一個很長的而又完全  
是黑暗的涼亭走着。

在對面第一個路燈邊，樞密顧問官  
夫人等候在那裏的。在那裏她們等着舒  
曼先生了。他來了；她又依然笑起來了  
。「你的臉色是蒼白……；在海上風是亂  
吹的；苦是你以為，我願意去着涼的時  
候……」

「你情願去歌唱，」那樞密顧問官  
夫人說道，「這是你馬上就可以去做的  
。」舒曼先生是準備了；他祇是在等候

，一直到人家把門打開了為止。那樞密  
顧問官夫人再也不自己去做了；她解釋  
今天差不多是背乎情理的。但是赫麥斯  
先生在伺候他的大個子朋友。「他需要  
空氣。」

阿黛和客萊勒坐在那生着火的爐子  
，和那打開了的門之間的。每個都高興  
去把她的大衣取來，但是沒有那這個把  
另外一個單獨地留在那舒曼先生的聲音  
在起落的房間之中的。那三位在一塊兒  
旅行的姊妹在向着她們勸說。她們看起  
來是很壞的樣子。她們是在海上努力過  
度的；而現在她們却坐在通風之中。若  
是她們的媽媽在座的話，她將去禁止她  
們的。她們應該去睡覺了。但是她們却  
坐在那裏，一直到舒曼先生走了為止，  
在她們沒有到她們的臥房之前，她們默  
默地互相不退讓。

到早上她們頸子痛起來了，頭也昏  
沉了。在晚上她們發起熱來了。熱度劇



烈地在昇高，在夜裏她們在談話，並且在輾轉反側。客萊勒看阿黛同舒曼先生在海上游船。她自己是無權力的樣子站在岸邊，對着暴風在呼喊：「你永遠在欺騙我喲！你不應當比我要漂亮些！」那向着她的女敵人的壓迫把她彎壓在一塊而使她窒息着了。但是那時忽然她是準備了，並且能夠去跑了，能夠在水面去跑了，把另外的去弄死了！……在這一瞬間她聽見阿黛在喊叫。阿黛在呼喊，並且對着牆在敲打；她在喘鳴了。

客萊勒撐起身來，凝視着，並且不知道她做了些甚麼？她做了一點甚麼呢？她把阿黛弄死了！她掉轉身子把臉埋在枕頭中去。從遠處，在一切喧嘩之中她聽見阿黛在說：「我不願死！你應當死喲！」

……當客萊勒清醒起來的時候，阿黛的床是空了。客萊勒理會道：「阿黛是死了！她慢慢地又尋回來了：「這是

我所冀的！」但是這事怎能發生，並且經過怎樣毀壞了道路她去達到險惡的願望：這是她永遠都去失掉的。舒曼先生躺在那裏，臉色是奇異的蒼白，在那後面，好像他在以前有過一次一種極美的玩物，而她同阿黛用腳把這玩物踏過，而且是被她們踏壞了的一樣。這是淡漠的；因為許多更重要的東西是毀壞了，

在那裏阿黛是死了。每一次當客萊勒想到這個的時候，而使她應當朝那上面想去，就是說這是她所願望的。阿黛的死亡和客萊勒的期望是這樣好的弟兄，如客萊勒和阿黛是姊妹過的一樣。永遠都是這樣的。客萊勒躺着，並且在驚異，讓自己去担負這樣多；而使她再生，祇是疲勞，最好是一點也不知道。

然後她從床上起身來，披起衣服，沒有說話各人走到涼臺中去。當她靠在沙發椅子上，太陽照着她這蒼白的手的時候，阿黛衝進來了，眼睛在昏亂，無

法的樣子，並且在忍着眼淚之下用嘴唇做了一種無音的動作。在她那投到客萊勒面前而去把客萊勒的手纏着的手中，姐姐感受到妹妹的恐怖，而變成不能去平靜她了。在那時她們讓她們的眼淚在流而互相在接吻了。

現在一切都和意大利滿足了；天氣是晴碧與溫和，到處在歌唱，意大利的海，人，空氣在吹拂和拍擊。那三位在一塊兒旅行的姊妹用着溫和的情調把一切都畫下來了，並且知道南方祇是顯示出來公正的效果。那從奧克斯堡來的新聞記者用着練達的知識去享受一切。赫麥斯先生在那平滑的水上蕩槳，他的背在鋸切那清晨的空氣。

在住宅後面的大菜園中，客萊勒的吊床懸在兩顆開着花的蘋果樹之間的。阿黛坐在她的前面草地上，她在搖蕩，並且有時談着安徒生童話中的一些句子

但是她常常又依然停止了，而去看着那有燕子穿梭般地在掠飛的空中。有一個婢女打從這裏走來，並且勸小姐們到濃蔭中走去；天氣將是要發熱了。阿黛和客萊勒覺得是這樣的溫和而又輕鬆去生活，好像在春天中她們都被解放了一樣。是這樣的溫和，好像她們在先前經過火窟走過了一樣。

忽然她們在對面花園房屋那裏聽見舒曼先生的聲音。她們能夠不動地經過野莓的格架去偵視，並且認清了樞密顧問官夫人，她是在舒曼先生的懷抱中到處在遊行，他們的狗兒誤會了他們，舒曼先生牽着牠的腿兒，而使牠在驚惶之中跳開了。樞密顧問官夫人在呼喊：「安靜罷！」舒曼先生又依然得着信賴了。阿黛把她的臉埋壓在客萊勒的衣服中，絕望的樣子屏息着。這是最緊要的時候了，就是說舒曼先生和樞密顧問官夫人消逝到那花園房屋之中去了；因為阿

黛和客萊勒再不能有一秒鐘去忍住笑聲了。她們互相擁抱着，心亂的樣子大笑。因此她們是疲倦了，忘去了那在花園房屋中的一對人，各人回到她們讀童話的事情上去。

在席上的時候，她們又回憶起來了。這位舒曼先生在臉上有怎麼一種小顆粒！樞密顧問官夫人今天很懶於說話去發笑。舒曼先生永遠是向着列子去瞧一切的人，好像他自己是一太陽一般，並且問道：怎樣，你們現在是幸福，因為我把你們照耀着了嗎？阿黛和客萊勒互相在衝撞；現在是她們時候來了。真的，他舉杯向他的小女朋友们去同飲了。她們大笑起來了，這沒有旁的，他自然是威嚴地坐在那裏不動。樞密顧問官夫人不安地問道：「她們怎麼了呢？」

但是客萊勒和阿黛很了解，並且把她們那如明鏡一般的大眼停留在陌生的世界。從沒有人看到這眼中很久的；而

人們顯出來這明鏡覺得是不優雅而很少有優點的。若是有人避免她們的眼光的時候，她們就互相去微笑，真不知道為的是甚麼。

### 誘惑 顧一塵

風中的枝兒在招搖，  
心頭的影子在蠕動。  
啊——

斑剝的影子！  
斑剝的心胸！

風中的枝兒舞珊瑚，  
心頭的影子也零亂。  
啊——

點點的歡娛，  
點點的浮幻！

風中的枝兒在嘆息，  
心頭的影子漸消瘦。  
啊——

我緊緊的捉住，  
再不把牠放走。

# 一個藝術革命家的生命與悲哀

孫仲畏

當藝術家在他母體結成人形的時候，悲哀的種子便撒在他的心田裏，然它（指悲哀的種子）未能在各個人的心田裏同樣的發芽，開花，結實的，不過因各過的土地豐饒之不同與雨水耕耘之不等罷了。

有一分天才，就是有一分饒沃的美田，這分美田爲悲哀的種子最適宜的坐長地，祇要這田的主人不甘自暴棄，而讓他那秀美的苗子在田裏荒廢或牛羊踏毀，沒有不開鮮豔的花，結飽滿的實，而適於他那田力相等的。

我常想：悲哀是人們的喜神……尤其是一般藝術革命家的喜神，他手擎着光明的火炬……雖然當時看不見有什麼

光輝，它却是光明的，……不住地在人

浴的？……

面前呼喊着，指示他們所應走的道路，人們因着他能猜透人們所猜不透的人生之謎，感覺到人們所感不到的境地，連至人們所未曾發見的美善國土，雖然當

一粒麥子撒在田裏，必須先破了，然後才能發優秀的苗，結百倍的實，……麥芽衝破麥殼時，誰會注意到他在田裏的哭泣！

人們同他走的時候，曾因路途的崎嶇艱險使人們屢次的失望，但他却不灰心，忍耐着向前進去，直至走到人們所要到的地方……這些困苦，到日後回憶起來，不過是些很有趣味的遊戲，只能感到甜美不能感到苦悲。……

惟有一個藝術革命家的悲哀不是頹廢，……雖然它有時穿着頹廢者的衣服，很容易使人們混淆，……並且更不是墮落，因爲頹廢半含有鬆懈的份子，墮落含有沉淪非指庸俗所謂沉淪的意味；藝術革命家的悲哀，却含有努力，反抗，自拔，極人……等自強不息的精神，

人們常說道：「人生是痛苦」；我可說「痛苦便是福」。試翻古今中外文化史，……所謂文藝革命的健將，進化道上的先驅，那個不是在悲哀的海裏洗

屈原雖自沉而死，但他的精神還在，……可說他未死，哥德的浮士德劇中的浮士德雖被撒旦陷了，但他的英靈却因此

得以超脫，……結果：是他戰勝了撒旦，所以自強的悲哀，終了是奏做凱歌。

具有藝術革命的人才能認識悲哀，並非具有藝術革命的人特別故意的去找悲哀，雖然許多煩惱，多係他自己尋找；非故意的尋找，因為他是火熱的，而社會偏偏冰冷；他是真誠的，而社會偏偏虛偽；他是超拔的，而社會偏偏卑污；他是急進的，而社會偏偏死沉；他是解放的，而社會偏偏束縛；他是創造的，而社會偏偏陳腐！及至他愈火熱而社會愈冰冷，他愈赤誠個社會愈虛偽，他愈超拔而社會愈卑污，他愈急進而社會愈死沉，他愈解放而社會愈束縛，他愈創造而社會愈陳腐的時候，於是他不能不失望了，他不能不哭泣了，他不能不咀咒了，不能不喊叫了。但是他仍不能不破壞！不能不創造！同時社會中所請「砥柱」者流，一一順着「慣性律」轉動者流，為「保安社會的秩序，剷除怪

物」起見，便不能不認識他為「不安分的東西」危險分子，而羣起向他下總攻擊令！古今中外的大哲，詩人，畫家，……多不能見容於當時，正是如此。

藝術革命家的生命有如高巖的流泉，涓涓不息，他的悲哀亦如大江的波濤，起伏相繼，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失敗，不斷的反抗，不斷的悲哀……直至他關進羣裏，同時悲哀化一朵美麗的生命之花，開在墓上；一切具有珠璣歌喉的

鳥兒，圍着這美麗花朵而歌唱。悲哀的人們喲！起來罷，起來各個燃着各個的生命之燈，那個這黑魘寂靜的夜裏沒有一點兒光明！

失却戰鬥力的同志喲！重興起罷，興起燒着各個的所有的燃料，那怕這冰天雪地的北極沒有一絲兒火焰！晨鷄報曉了，鸞鶴高叫了；求曙的責任，就在我們這灰顏赤心的同志們的身上喲！

## 孤獨

吳煦

眼前掠過了一陣春風，  
燈光在搖動，心緒在惶惑，  
灰白的牆壁默然的枯影，  
好似在笑着我依然孤獨！

暗暗地伏在枕上痛哭，  
茫茫的心靈已散若飄蓬，  
人生沒有孤獨的滿足，  
世間那有愉快的滿足！

燈光映射着盛開的桃花，  
颯颯在耳邊的是多情的薰風，  
當我憶起惆悵的漂泊的生涯，  
永恆的離懷使我慘然淚下。

從天邊飛來了一隻孤鴻，  
牠啼破了我的心胸傷痛，  
牆上又浮上我默然的枯影，  
好似在笑着我依然孤獨！

# 豫西急口令二則并序

劉韓鄂

友人劉子傑是個話匣子，肚裏藏着無數的留聲機片，一開了機關就叫人樂得合不攏嘴，這兩則急口令就是我與他談笑之間隨手記下的。

將話匣子先生的家鄉——豫西偃師——標出來以備查考，並以見北方老百姓們的文學才能之一斑「云」。

其一

急口令是用許多雙聲疊韻字組織而成的，所以大都玲瓏精巧，詰屈聱牙，如律詩中之「拗體」，所以又稱為「拗口令」，其弊往往是

不易自然，勉強湊合，念去自然乾燥無味了；這兩則突梯滑稽，奇趣橫生，篇幅雖長，却毫無牽強之感，實在是很好的民間文學，——或兒童文學。患患「期期」病者服之，必有奇效。因為不是從書本上見到的，不知他處是否流行，故權且

東邊來個癩子，腰裏別個橛子。  
西邊來個癩子，担了一担茄子。  
「別橛子這癩子」要吃「担茄子那癩子」的茄子，  
「担茄子那癩子」不叫「別橛子這癩子」吃他的茄子；  
「別橛子這癩子」掏出他的橛子戳給「担茄子那癩子」兩橛子，  
「担茄子那癩子」掏出了他的茄子打給「別橛子那癩子」兩茄子。

其二

西莊上有個六十六歲的劉老六，好看牛，餵了六十六個黑蒼牛。  
東莊上有個六十六歲的劉老六，好蓋樓，蓋了六十六座鋼叉樓。  
樓後邊種了六十六棵垂楊柳，樓裏邊攔了六十六桶稀不溜溜黑棉油，又攔了六十六匹黃綿綢，還有那六十六個嚙哩子嘛噠山裏猴。  
西莊上這個劉老六，去放牛，一放到樓後頭；牛吃草，牛抵頭，噉哩噉啦抵倒了六十六座鋼叉樓，砸斷了六十六棵垂楊柳，砸坎了六十六桶稀不溜溜黑棉油，油壞了六十六匹黑綿綢，又砸壞了六十六個嚙哩子嘛噠山裏猴。  
東莊這個劉老六，不依西莊那個劉老六，一告告到劉六縣，劉六官出的劉六票，打發劉六抓劉六；劉六見了劉六面，劉六抓住劉六辦，劉六打，打劉六，打得劉六鮮血順街流。

一九三四，三，七。

# 元代四大畫家

吳蒲若譯

(參看本刊第二卷三期)

## 三、黃大癡

黃大癡的畫雖多，但無人能詳知他的真實的事蹟，真是憾事！依一代鑑賞家董其昌說：他的畫大約有三十幅左右，而殘留在世間恐已極少數了。大癡實是宋元以來畫界出色的人材，而極鮮有詳知其入者，現從元史，畫家的傳記等記載，作極簡單的敘述。

黃大癡的傳，在畫史會要，錄鬼簿，圖繪寶鑑，海虞畫苑略等裏面，可以極簡單的見到。錄鬼簿的作者鍾嗣成，是深知大癡的人；畫史會要的作者陶九成，是比大癡較後的人，根據這二篇文章，作成他的傳記，是最有力的，

大癡的出生地，一說在江蘇的常熟，一說在浙江的衢州。衢州接近江西，福建，在仙霞關附近，此說見之於圖繪寶鑑與董其昌的談話。說在常熟的是出之於畫史會要及海虞畫苑略。

大癡是陸姓，是幼年時承繼永嘉的黃氏，這是見之於陸南村的輟耕錄及錄鬼簿。他幼時聰明，應神童科之試驗。他的兄也是當時有名的陸神童。

黃大癡名公望，字子久，他的所以取此名字，因為他的養父，年九十餘時才將他作為養子，所謂：「黃公，望子久矣」因此取名。他年長後為浙西之政府官吏，以論田糧之事而譽名。後至北京即今之北平，為中臺察院之官吏，為

某有權者所忌。那時恐在他的四十或五十歲左右。

大癡為了為某有權者的緣故，離去北平南歸，他住過故鄉常熟，也住過西湖的管簣泉，也曾居淞江為賣卜者，也會住居於富春山（在浙江桐廬縣之西）他於經史二氏九流之學，莫不通曉，漸成爲當時流行之全真教即新道教。他自入爲全真教，在蘇州的天德橋開闢三教堂，他自任博學，聽衆烟卷而來。沈石田說：「至所，三教之人，雜然問難，翁在其間辯論，風神疏逸，口若懸河。」恰是他當時的寫生。

在如斯生活中，自何時開始描畫，在許多書上考來，大癡的畫，自晚年開





始，所謂晚作，恐已過五十歲了。

至順元年，大癡六十二歲，那時他的畫已有名。以前是入道教，他書有：「目今乘人間之事，易姓名，爲苦行之淨賢。」

大癡的畫，過了七十歲而多，自七十一二歲至八十一二歲時的作品最爲絕作。至正十四年，八十六歲而歿。

戴表元作黃大癡的畫像贊曰：

「身有百年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俠似燕趙之劍客，其達似晉宋之西徒。風雨門塞，呻吟盤礴，援筆著書，爲齊魯之學，此豈尋常之畫史耶。」

大癡實非尋常的畫史。

在紫桃軒雜記上載有大癡在武林之虎跑寺隱雲霧中而昇天的傳說，爲了這傳說，好事家獎飾他，在道藏中，成爲有他的傳錄，他原來自蓬萊島而來的人。他的師是金蓬頭，他的友是有名的莫

月鼎，冷啓敬，和張三丰。寫這個傳說的是深入道教的李日華，從此說想來，在我的見識中，不知道他與金蓬頭及以下三人的交遊，止得開示道藏目錄詳註：

丁紙舟先生金丹直指

副全真正宋金月巖編

副全真大癡黃公望傳

抱一子三峯老人丹訣

李日華之所說，於上列諸書中見之，金月巖與金蓬頭是一人，金蓬頭是有名的道士，把蓬萊庵結爲聖井山；大癡別號井西道人，於此不無一綫的關連。又在鐵網珊瑚中，有金蓬頭的像贊，其中有黃大癡的贊曰：

師道大矣！此時其跡，普願學者，惟師是式。

大癡道僕黃公望稽首拜贊。

他的友人被稱爲莫，冷，張的三人，都是道教中的優秀人物。莫月鼎是使

鬼神自由，傳五雷諸法，謂爲世祖時代的人，李日華是他的朋友，他是一個長壽。冷謙字啓敬，號龍陽，精音律，明初，爲太常協律郎考正樂器，也喜畫。張三丰爲道教界極有名的人物。

大癡的所以爲大癡雖在道士，但其最爲天才之處則在畫。除了畫的大癡，是不在我們心頭上的。

大癡的畫學董源，巨然，有一種蒼莽的氣味，高人逸士，遠廝散之極致，爲後世所敬慕。董源，巨然之後，直至大癡，成爲首屈一指。沈石田極力學他，董其昌，王烟客，王麓臺均學他。至清朝成爲山水畫的正宗。

大癡的筆法學董源，巨然，所畫全是自然的活寫，圖繪寶鑑上說他：「虞山朝暮之變幻，探閱四時陰霽之氣運，得之於心而形於筆，故所畫千丘萬壑，愈出愈奇，重巒疊嶂，越深越妙。」虞山是他的自然之師，富春山也是他的自



然之師、富春山也是嚴子陵隱居的有名的處所。李日華於此有：「黃子久，終日坐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意態忽忽，人不測其所爲。他又輒往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風雨驟至，雖水怪悲詭亦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沈鬱變化，幾爭造化神奇。」的贊歎。

大癡領悟人生，將所領悟的寓之於畫，無庸俗的情念，董其昌謂：「樂寄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他是遊於畫而使於畫，也是一種議論。

他的畫中，著名的有天池石壁，浮巒暖翠，富春山居等諸圖爲著名。其中尤以富春山圖爲最，此圖爲他極得意之作，在他自記上亦說乘興而畫有三四年，尙未完成，是苦心之作。此圖的水墨山水長及二丈，秋山疎樹，野水漁舟，人在古寺小亭間，想見其山居的樂趣，  
恽南田說：

「子久富春山之卷，全宗董源，間

以高（房山）米（元章）雲林（倪）叔明（王）仲圭（吳）諸法。凡十數峯，一峯有一狀；數十樹，一樹有一態；雄秀蒼莽，變化無極。」

宜哉！董其昌手執此圖欣賞，連呼：「吾師耶，吾師耶！」此圖後爲陽羨吳問卿所藏。吳氏最愛翫的有二，是智永的真蹟千字文與此圖；他臨終時以此二物爲殉葬物，先燒千字文，次取此圖附火焚燒。火炎正盛間，其親屬急從火中取出，已燒去其半。後據其同里的周氏說：以前他在吳氏處借此圖模寫，後又買得燒殘的一幅，以有富春山圖爲面影自傲，王石谷與恽南田懇望展觀，展觀之下，見模寫的一幅，可笑而惡劣，燒殘的一幅，亦與模寫者同樣的惡劣，於是判明周氏的妄誕虛傲。現今像周氏的人恐很多，而遇到像吳氏那樣的人，任何妙畫會歸絕跡。

再大癡的秋山圖，恽南田傳有有趣

的一段話說：

董其昌歡語於王烟客，潤州張氏所藏作品中，以秋山圖爲第一。烟客是學大癡的人，逕赴潤州，叩張氏之門而求見，居舍廣大，染滿塵泥污穢，外庭滿是雞鴨的糞，沒有踏足的地方，烟客以爲這樣的人家，藏大癡的名畫，真是不可思議。少頃，主人出而請他坐上等的座位，着衣冠，備音樂，正賓主之禮。隨即把秋山圖取出，看來實在是一幅好畫。此圖的大體，在青綠山水處，有火赤的紅葉，無論何點都極美。上畫蒼翠的山，下積極點，成爲白雲，其餘的雲是蛤粉的汁而淡，是上品的色彩。此去是荒疏的村落，靜寂的人家坦道，有平沙，有小橋，都是有古風的作品。烟客驚歎不止，始知董其昌的所以絕賞，必欲得爲己有，而主人不肯。後來行經潤州，再爲求見，而張氏家以主人不在稱，在雞鴨的糞堆之旁徘徊久之始去。

後來過了五十年的歲月，一天，王烟客語於王石谷以所見秋山圖的絕妙。自是王石谷赴瀾州旅行，物色秋山圖。

取爲某貴人所知，必欲買之。這時候，有自稱爲張氏子孫的人來，攜着秋山圖及所藏古鼎書法等，某貴人大爲欣悅，而以音樂而饗宴款待，贈以千金，並立刻使人請王烟客，王元照來，未幾石谷來，見了畫好；不多時，烟客來，妙顏笑開，稱譽他得了好物；不久王元照來，也非常稱譽，某貴人漸漸以爲得意。然今秋山圖的真蹟何處去了？在人間是消逝絕跡了不？

大癡多能，作詩作文。至今殘存的文爲寫山水訣（在東洋畫論集成中有）人多讀之。詩是找不到了，想來定必上品。沈石田自謂：「詩在大癡的畫之前，畫在大癡的詩文之後。」他公然說自己的畫在大癡的詩之上。在錄鬼簿上，有長詞短曲的妙事，因當時是戲曲流行

時代，多能的他，也許其中有他的著作；在元曲百種無名的作品中，也許有他的作品雜在裏面。

#### 四、倪雲林

元代四大畫家梅花道人，黃鶴山樵，黃大癡三人，已如前述，現再繼述倪雲林。然欲觀測他的實生活，必須從畫家的倪雲林，高士的倪雲林，詩人的倪雲林和奇行家的倪雲林，多方面的觀察。

雲林的棄家，在明史他的傳中，是在至正初年。元朝太平時代，他想出走，便將富裕的財產分散給親戚故舊。當時，世間的人莫不驚訝而看着。遇不多時便成亂世，有財產者都入悲慘之境，而雲林棹着扁舟，遊於震澤三泖之間，遂不逢禍難。自此他看破混亂的世間，托身於一葉扁舟，隨己所欲爲雲水的生，活，心中沒有些微的不安，是如何得意

的事。這是他嘗過世間的辛苦艱難的結果，遂想從塵世間逃去。他的詩——至正乙未的素衣詩上自註云：

「素衣自省，官租督輸，羈縻憂憤，擬棄田廬，欲裳宵逃。」

其詩的意味，以官吏如虎，人民如豚，自己出公庭而受屈辱，危及自己，屈正義，他不堪如此的苦辣，幽鬱，不如遂自己的初志，觀脫人事而優遊。還有他的述懷，是他平生的澹泊的詩，證明他是與素衣詩同時的作品。

他的棄家，可從種種事實歸納得來，在素衣詩上，至正乙未爲至正十五年，是他五十五歲，他的友人范致大，在他的畫上題着小序：

「東海生（雲林）家故居梅里之平墟。一夕，奉母攜妻，入五湖而去，以避人羣。其筆墨流傳人間，雖寸楮片縑，皆不易得。是圖，余往年，在雲林處，嘗見落筆；迄今

又五六歲，伯鈞其以此爲寶。范致

大記至正甲午六月三日。」

至正甲午爲至正十四年，當他作素

衣詩的前一年。這樣，他的棄家是在至

正十四年前五六年，卽至正九年十年，

此或許稍早一些。看了他的：「雲林春

霽圖拜題卷」。此圖寫有：至正十四年

，題詩中有：「我別雲林已二載。」其

側有王鶴山樵王蒙的題詩，其小序：

「僕別雲林，已及二載；雲林棄

田宅，攜妻子，繫舟汾湖之濱，日

與遊者，烟波垂釣，成江海不羈之

士，回視鄉里昔日之紛擾，如脫敝

屐，真有見之士也。」

依此看來，至正十四年前二年卽至

正十二年，爲雲林棄家逃世的時候。

然則明史的記事，畢竟有些錯誤，

爲何呢？在明史，從他的生平看來，他

是有寬厚的性質，厚宗族故舊，有竭力

之所及，助人困苦的美德。也不知有

至正初年，將其家產分給親戚故舊之事

。想來這是明史編修者的模糊。

雲林的性格行事，以他的親友拙逸

老人周南老所撰的他的墓誌銘爲第一資

料。於是可知道他的祖先是漢代有名的

倪寬，五世之祖，從淮南涉長江而下居

無錫梅里的祇陀林，爲鄉間之富人。及

至祖父及父代，資產益多。他幼喪父，

在嫡兄撫育之下成人。相其料理家事，

作堅固和氣的家庭。兄歿後，他負一家

統率的責任，更勤勉他的家事。這實是

他早年性格與行事的實錄。

依他的詩集看來，在他三十歲前後

，他曾傾心於當時流行的新道教，至他

的友人玄中真師所立的玄文館，行心神

的修鍊。

這樣的，他到了四十歲前後，好客

，與名流開始交際，他作詩與畫，發揮

他自然的高之尙志。建築雲林堂，蕭閒

館，清閨閣等，當然在這個時代。王賓

所書他的墓誌銘：

「不事富家之事，爲詩人，人稱

笑其所爲。」

這樣，誠爲他的渾名爲倪迂，很是

適當。

清閨閣是他最精思之作，其式樣爲

方塔式的三層，四面有窗，依窗而望，

遠浦遙山，以及雲霞的千變萬化，盡入

眼簾。窗外排着太湖石，高出於樓；老

松亭亭，竹林蕭蕭，蘭菊雜生，風吹樹

梢摩合。他號雲林，也因此風致而取。

閣中藏有數千卷的古籍，左右列以三代

的銅器，名琴古玉，時時與二三好友，

舉盃作詩，是何等有趣的生活。雲林當

時的心境，可以想像了。茲錄其所作之

詩的一二：

雲林齋居

池泉春漲深，逕苔夕陰滿；

諷咏紫虛篇，馳情華陽館；

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盞；

階下松粉黃，窗間雲氣暖；  
石梁蘿蔦垂，翳翳行蹤斷；  
非與世相違，冥棲久忘返。

### 蕭開館夜坐

隱几忽不寐，竹露下冷冷；  
青燈澹斜月，薄帷張寒聽；  
煖煩息中動，希靜無外聽；  
窅然玄虛際，詎知有身形。

他的詩名畫名日高，求他書畫的人，殆無虛日。斯時是在他的五十歲前後，他極爲得意。

然世間萬事，總是沒有安排定當，一方面安排好，其相反的事情也起了。雲林的詩文書畫秀麗，有莫大的財產，但他從此視世間如塵土，有飄然高舉之氣。由他看來，地方官吏，竟不及無錫地方的一個農民，一無可愛之處。况元末政治混亂，海內將如鼎沸，地方官吏兇暴，斯時他因爲富裕，爲完納官租監督之職，出入地方官廳，被陶淵明罵爲

五尺小兒的役差們的威壓與侮辱，遭遇碎骨飲血般的辛酸，比較他以前的傲坐清閭閣，超然物外的生活，他的胸中鬱抑悲憤，實非意料所及。是以寫出述懷之詩，繼則素衣詩也寫了出來，茲將他的述懷詩錄之於下：

嗟余幼失怙，教養自大兄；  
勵志務爲學，守義思居貞，  
閉戶讀書史，出門求友生；  
放筆作詩賦，覽時多評論；  
白眼視俗物，清言屈時英；  
貴富烏足道，所思垂令名。  
大兄忽捐館，母氏繼淪傾；  
慟哭肺肝裂，練衾寒暑并；  
釣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  
黽勉二十載，人事浩纒橫。  
輸租膏血盡，役官憂病嬰；  
抑鬱事汙俗，紛擾心獨驚；  
罄折拜胥吏，載星候公庭。  
昔日春草暉，今如雪中崩；

寧不思引去，緇焉起深情；  
實恐貽親憂，夫何遠道行；  
遺業忍卽棄，吞職還力耕；  
非爲螻蟻計，興已浮滄溟。

雲霧龍蛇噬，不復辨涇涇；  
邈邈巖澗阿，靈芝擘紫莖；  
有志而弗遂，悲歌歲嶢嶸。  
冶長在縲紲，仲尼猶亟稱；  
嵇康肆宏放，刑儻固其徵；  
被褐以懷玉，天爵非外榮；  
賤辱行豈玷，表暴徒自矜；  
蘭生蕭艾中，未嘗捐芳馨。

此卽他不堪數度憤之情，想決意棄世。但想想在世的老母，又想想父祖傳來的遺業，屢次潛聲拭淚，後來畢竟遂了他的志願，賦素衣詩，斂裳宵遁。素衣詩依四言古詩，是極有趣味之作。他如斯行動，是出之於平生修得的道教方面者爲多，這亦無庸多爲贅述。

他決意奉老母，攜妻子，把一家數

於一葉扁舟，向何處去吧？真是行止無定。暫寓於南湖陸玄素家；再飄然而去，隔不多時借居於笠澤的小屋，稱為蝸

牛廬，寄跡於道觀佛院。倪雲林二十餘年間的生涯，真如行雲流水！乘興作詩，任筆畫畫，過着消遣的生活。

（註）本篇譯自：中央美術通卷百三十四號今關天彭作元四大畫家之事蹟。

# 互助

##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 ▲小評論
- ▲整飭吏治與打破吃飯死黨
- ▲摩登破壞團
- ▲國外通訊
- ▲從澳門說到葡萄牙
- ▲暗潮
- ▲蘇聯軍備趨勢
- ▲國內通訊
- ▲教堂的面具
- ▲浙江第四監獄一瞥
- ▲農村經濟破產的速寫
- ▲雜文十九篇
- ▲國際問題
- ▲美國的承認偽滿
- ▲信箱一篇
- ▲小說
- ▲土皇帝（三）
- ▲畫報 四十五幅

上海四馬路世界出版社



山水圖

倪雲林作

# 悲哀像一杯灰色的毒酒

外三章

子蘊

悲哀像一杯灰色的毒酒

悲哀像一杯灰色的毒酒，  
牠已經滲透了我底心頭；  
我只有鎮日難堪地抑鬱，  
我只有不可抗拒地消瘦。

您有的却是純淨的天真，  
像白紙未受色澤的浸潤，  
何忍拖您到悲哀的漩渦，  
與我墮入那同一的命運？

我如今已經是萬分矛盾，  
悲哀將更要亂我底性靈。  
我想要逃避到無人之境，  
讓孤獨陪伴我渡此殘生。

我願您永遠不離開快樂，  
我願您最好能忘掉了我，  
假如這不至於使您悲哀，  
我真想逃到渺茫的沙漠。

請不要……

姑娘請絕不要笑我無聊，  
我豈肯以詩篇表我清高！  
您可知我站在您底面前，  
是比一粒芥子還要渺小。

姑娘請絕不要爲我憂愁，  
我也決不肯就如此罷休。  
孤獨許會挽救我底靈魂，

好去填補這殘缺的宇宙。

姑娘請絕不要對我失望，  
我這樣決不是甘心頹喪，  
您可知正當那雷雨之前，  
天空也會有片刻的晦暗。

姑娘請您千萬不要消極，  
您應該認這是給您激勵；  
因爲我不要馴良的愛人，  
我只要一個忠勇的同志。

我底心

我底心有如凋謝的薔薇，  
消失了鮮豔消失了芬芳。



黃鶯兒久不肯爲我歌唱，  
粉蝶兒久不肯雙雙來臨，  
姑娘喲您難道真肯真肯——  
交給我您那溫馨的芳心。

我底心有如死了的蜚蟹，  
在熱的漩渦中沸騰過來，  
殘存的雖是紅豔的軀壳，  
象徵的却是紫色的悲哀。  
姑娘喲您難道真會真會——  
賦與我您那真摯的懽愛。

我底心有如枯渴的沙漠，  
是那麼渺茫，是那麼遼闊，  
既沒有青翠的水草樹木，  
又何從聽到幽美的情歌？  
姑娘喲您難道真個真個——  
肯爲我展開熱烈的心窩。

愛情像一面蜘蛛的網羅

愛情像一面蜘蛛的網羅，

土耳其女



瑪蒂斯作

佈遍了您底眉梢與眼角，  
同時牠也遍佈我底心窩，  
把我底心靈緊緊地網着，  
我待要把牠狠心地衝破，  
牠便轉換成悲哀的面目。

但從此悲哀又成了蛛絲，  
仍是緊緊網着我底心兒。  
到而今我已是悲哀欲死，  
到而今我已是如醉如癡，  
讓人們笑我是一個傻子，  
我却只能在寫新詩。

最可恨連新詩也寫不成，  
這心靈的枯渴有如古井。  
因爲悲哀已代替了詩興，  
因爲苦痛已將心血吸盡，  
而今我總算認識了愛情，  
姑娘您將如何安我底心？

二二，一一，二四

# 春天的玄武湖

鄭德本

春天的湖上，是一個甜美的日子啊！

橙黃色的陽光，灑在黃泥鋪成的堤

上，那一團團移動的柳影，是溫暖的風輕輕地吹着。堤上，靜靜地，沒有點滴的聲音，只有旅人的臉上，浮着淺淺地笑。

沿着湖濱，悄悄地步子，踩着春天誕生的陽光，我底一顆心，溫柔得彷彿一朵白蓮，灰色的古城，一節倒影，清楚的跌落在淡藍色的湖裏，牠是憂鬱的，傷感的，像是一個暮年的老人。

「可憐的灰色的古城啊！」我站在水門汀的橋上，不禁呼出帶有憐憫的情

調，沈下黑色的眸子，欲哭的樣子，

（可是沒有流出淚來，兒童的真摯飛了。）

湖邊上，停着許多小艇，岸上站着許多青春的撐船姑娘，在清脆的商量船價，從她們的話語裏，我有一個感覺——這是鄉村的樸美，不是城市的病美嚟！

上了石級，變是五洲公園，太陽仁慈的吻着那青竹，春梅；紅藍色的野花——春風里偷偷地夾鳥的謳歌，青春人笑聲，沙沙的葉語，我默默地走着，鬚鬚追尋一枝春的音樂哩！

走板橋打過，水浪在橋下流着，滯着足，凭着欄杆，船從橋洞里溜出，款

款地槳聲，是多麼富有中古世紀的風味呢？蒼色的小魚，成羣的浮在水上，玩弄着遊戲性的水泡，牠們很膽小，水上落下一片葉子，大家都要駭得躲蔽了，我望着微微一笑。

由橋上向下走，顯在眼前的，是清麗的鍾山，太陽漸漸斂起，鍾山的面孔，也由金黃變成褐紫，那嶙峋的山陰處，還堆積一些昨夜落下的小雪，雖是在春天裏！

黃昏籠罩了湖上，我底身體已疲倦了。可是想起這春天的玄武湖，我會笑了起來，所以在晚上燈光下面，偷着開，將一張空白的紙填滿了整齊的字。



# 寂寞的靈峯

胡水波

晉開運間吳越王已延伏虎光禪師住，宋治平二年又改做靈峯寺，則這寺至少已有好幾百年了。



靈峯亭

榮攝

走了進去，院子裏的梅花寂寥地開

着，太陽光輕軟地曬上去時，梅花的花朵更慵倦了，梅樹的影子婆娑地爬上了牆脚，交織成了很錯綜的陰鬱的線條，梅花灼爛的懶懶的左開着，地上的牆上的梅花的影子彷彿也在懶懶地開着花；又從大雄寶殿側面的廊內走進去，梅花的院落也就閃在眼前了，梅花沒力的在開着，在劇烈的陽光下開着，在短的牆垣的脚下開着，活像一隻懶懶的貓在極強烈的太陽光下慵倦的伸懶腰，梅花雖然不會動，但花瓣上吐靈出的萎靡的樣子恰像懶懶的眯縫了眼珠子的伸懶腰，惶惶的欲睡去。

人還沒有坐定，一個老年的香火已

顛巍巍的托了一盤茶盅，匆忘地放在梅花院落的桌子上了，不多久又顛抖的捧

從玉泉的山徑迤邐地走進去，走到

橋走去走去，在不看見廟宇的悵望中終

腳有點酸麻的時候，一隻亭子突然地躲

於走上了青芝塢，靈峯寺也漸漸的可以

在山脚下，蒼老的扁額上有勁地寫着靈

峯的字眼，站着凝望了一回，纔知道這

地方本來叫小靈山，順着花樹婆娑的石

古老，照志書上說，就是鷲峯禪院，在

靈峯寺的樣子第一眼看來似乎就很

了一隻果盤來，我就不自然的坐了下來，貪婪地望着那些躲在陽光的眩耀裏的寂寞梅花，梅幹，梅條，誰能說它不寂寞呢？周遭是靜悄悄得沒有一點點輕輕的腳聲，山坡上也祇堆滿了野竹野草，在眩耀的光芒下一朵一朵的梅花似乎都給陽光浸射得有些朦朧欲睡了，靜靜的像在打呵欠吐着灰白的疲懶的顏色，沒有香，香早已在盛開的當兒給冬風吹到了那些豔裝的裙裾上去了，沒有絢爛的裝飾，絢爛是還有點絢爛的，但這絢爛已推近了彫殘。花是還開着的，正像老年的麗人還擦着脂粉一樣，但它已失掉了婦人的魅力，它的脂粉適足以襯出它的蒼老。

很掃興的望着這些萎靡的疲倦的梅花，我也朦朧得要睡着了，朦朧中我驟然想起那一個秋天在滿覺隴看桂花的情景，發實是一首詩，我一連看了三回，早一回是在早桂含苞欲放的當兒，我不

曾看到桂花，但中桂開時，走進滿覺隴便是一陣陣令人陶醉的香氣，山坳裏，山脚下，茅屋的院落旁，石板路旁，都是黃黃的桂花絢爛地開着花，桂樹旁邊有人在看守着，有人在買桂花果，有人在偷偷的採折，又有人在吆喝着。在幾個草坪上，墳墓旁，零落地放着茶桌子賣茶，看桂花的人都排着桂花樹生得多，開得灼爛的地方坐着，喝着茶，看金黃色的桂花跟着風一朵朵落到茶盅裏去，又嗅着遠處近處吹來的香氣，我也記得在一個茶場裏會呆呆的站在兩株非常眩耀的火金色的桂花樹下眼巴巴的望着桂花樹上的人能剪一枝下來，能漏一枝下來，但過了些時却看他輕輕的跳下了樹，把剛纔用剪子剪下來的蒲篋裏的桂花，揀着茶桌贈贈，還有不少人繞着要着；在末一回去看時花却給驟雨打落了，就祇綠綠的叶子中躲着黃色的枯萎的花雷，雖然已散失了香也沒有看見村姑

和孩子捏着竹竿子灑山的打花，但那時却還是喜歡的呆坐在桂花樹下，帶着惋惜的神情，追憶的神情，低低的回想着花的灼爛和花的彫殘；像一葉詩寫在我心花裏，眼皮裏。但這回在梅花樹下，儘望着那些也不算灼爛也不算彫殘的疲倦了的梅花，却一點也抓不住詩的風趣，躲在屋角下，窗垣間，短牆旁，的沒有神采的慵倦的梅花對於我只是一種憎惡和凡庸，我禁不住老想着秋天的夢，讓寂寞悄悄的爬上心頭。

又沿着石級走上了山嶺，那裏本有幾株疏疏落落的梅花，但折斷的折斷，枯萎的也枯萎了，山頂有一隻亭子，我坐着凝望時，寺裏的老香火又顛巍巍的捧了果盤上來了，闌珊的步履和不住的喘氣令人很不安心。

凝神看時，他早悄悄的只剩了背影蹣跚的走了，祇有那遠遠的烟水迷離的西湖，還呈着暮色蒼茫的景象。不遠的青芝

塢的天上輕輕地飄着一朵朵白雲，想着亭子的對聯「此地還宜招鶴伴，隔湖常看渡鷗來」倒是描摹盡致的。

不久，紹榮趕來了，在我想不到他會來時來了，就同他走了下去，重復地在梅花的院落內喝茶看梅，他在梅花樹下躊躇着，我却走進了補梅齋，那是一所用簾子砌成的屋子，據說此地本來種梅花很多，經了亂燬滅，一直到光緒年間才有姓周的種梅三百多棵，補梅齋就是紀念他的補植的。按武林梵志上說在明萬曆初年僧散寺敗僅存殿宇，則它已經過了一番滄桑；志上說的眠雲堂翠微閣妙高臺却一處也找不到，大約屢廢屢興，經了好一番周折吧！

在補梅齋裏，我站起了脚看了一會鏡框裏的詩詞，有一首題名來鶴亭的詩：「瀟水初麗日，山花正放梅，我如一雙鶴，踏凍自尋來。」大概是描剛纔說起的那隻亭子的。又關於補梅齋的有二

首，一首是「作花作實耐寒霜，補種沿山更繞廊，未敢詩聲橫鐵笛，客窗諺處擬周郎」另一首「寺藏脩竹自塵封，雁約殘陽度晚鐘，若遇故人相問訊，清遊第一數靈峯」前兩句還貼切寂寞的景象，後面只未免太誇大了。

紹榮看見了掬月泉和洗鉢池的詩題，大聲的嚷着早已找着了，洗鉢池在院落前山脚下，掬月泉在補梅齋的鄰近，雖只一畦清泉，但那地方非常陰鬱，也許月亮爬上蒲窗時可以淡淡的映照到泉裏去成天上一月水底一月的淒麗的奇蹟。

在回去的路上，榮和我很悵望，我本來想找一點寫文章的材料，但到此一點靈感也沒有，榮只因為沒有找到可以拍照的地方也非常的悵喪。忽然榮幻想似的說：「該在大雪中趕來，在凜寒中，在雪花一朵朵壓在梅花上時纔有最淒麗的花可看，並且最好還要帶一枝短

笛在雪梅下放歌！則不愁文章寫不成，照相照不成了！

走出山彎時，又看見那山脚下的亭子，幾隻野馬却在夕陽影裏馳騁來了，榮隨口唸出了「寂寞靈峯梅已暮」帶了懨懨的感傷。

回頭，靈峯的寺，靈峯的梅，已在頹然的落日裏又消逝了，祇聽見寂寞的脚步聲跟着逐漸模糊的影子一聲聲奔向回歸的暮色蒼茫的路程！

### 登山

虹飛

輕輕的走，踏着那影子，  
我底心恨不是，喜也不是，  
看幾朵白雲，一個青天，  
擦過一樹紅花，一樹綠葉。  
手玩弄一粒砂石，一棵草，  
望夢的記憶，像夢的忘掉；  
「這兒坐着個痴心的青年，  
他胸頭有個古怪的心願。」  
一五，四，三四保叔塔前。



沈福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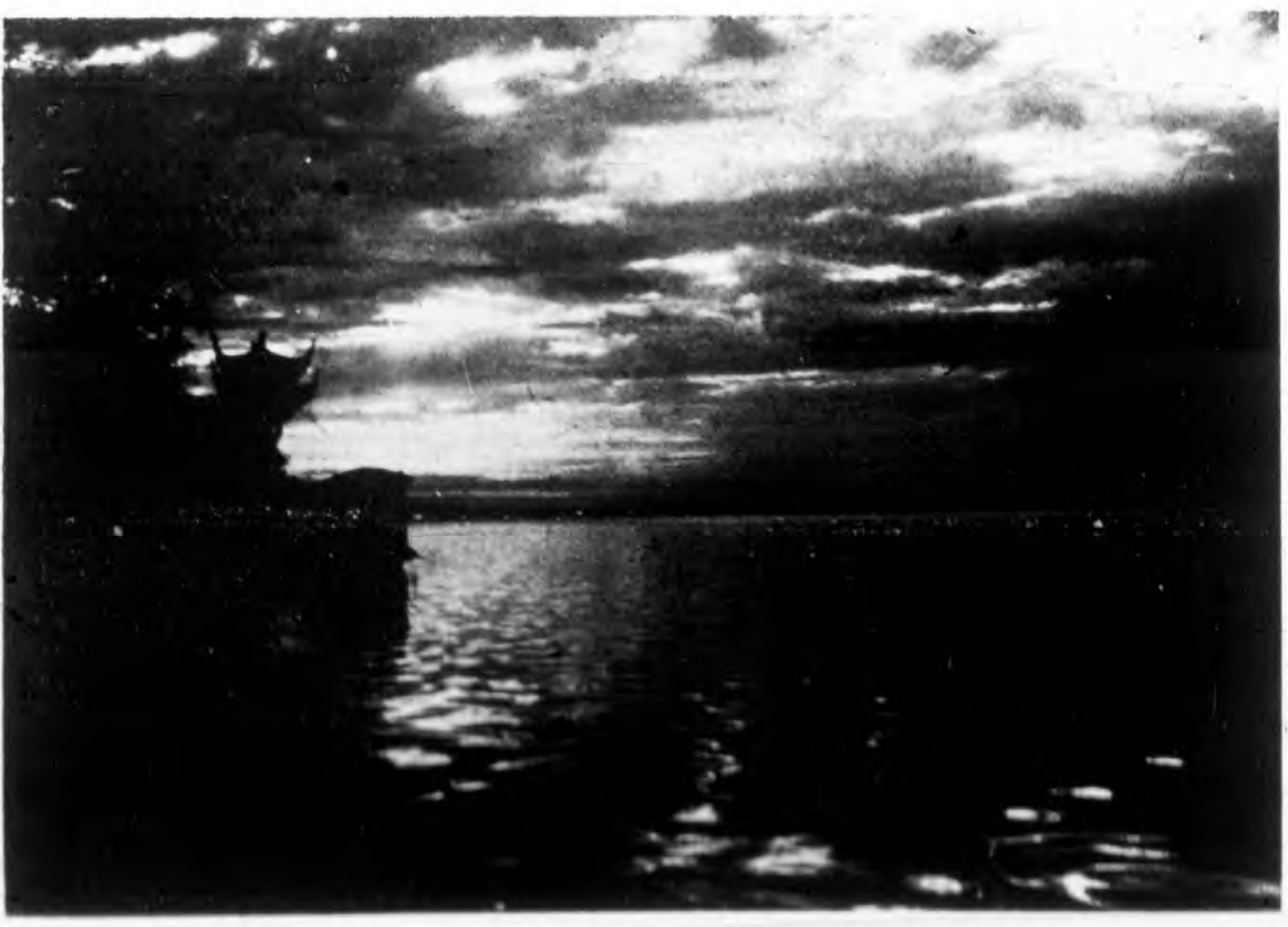
築路人工(木刻)





上渡

胡斌作



拂曉

鍾枕薪攝



魏南昌攝

清晨入城





會仲鳴攝

紅樓一角

# 造預算

趙鈺權

爲了某種問題，我終於把家搬到鎮江來了。

雖然自家每月收入不過大洋四十元，數口之家，旅食在這生活程度比故鄉高得多的地方，可以說在在堪虞！然而爲了某種問題，我終於毅然地把家搬來了。

朋友們不要誤會：自家也快到「而立」之年，結婚已有七年之久了，孩子也有了兩個，並不是如新婚燕爾，不忍分離；也不是怕客館孤棲，愁懷莫遣！——我之所以搬家到此，委實另有原因，好在我非名人，將來絕不會有人代我作傳而考據到這上頭的，我想，不說出來也沒甚關係。

總之，我是把家搬到鎮江來了。

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件件需錢，何況這七件，還不過占了衣食住行四大項之一呢？爲了避免入不敷出，而致一家生活有「吊台」的危險起見，對於用度，似乎不能不先立一個預算。和妻斟酌，妻也有同感。我於是提筆想了一想，先把必要的項目開出來，增減再三，共計得十三項。又在各項的下面，註明錢數。可是，算一算，竟超過了十多塊錢，妻和我不禁相顧苦笑！挪移削減，結果才成下表：

- |      |     |
|------|-----|
| 一，衣飾 | 三元  |
| 二，伙食 | 十六元 |
| 三，住房 | 八元  |

- |        |      |
|--------|------|
| 四，車旅   | 一元   |
| 五，教育   | 一元   |
| 六，儲蓄   | 三元   |
| 七，傭役   | 一元   |
| 八，娛樂   | 一元六角 |
| 九，糖果   | 四角   |
| 十，醫藥   | 一元   |
| 十一，應酬  | 一元   |
| 十二，雜費  | 一元   |
| 十三，預備費 | 一元   |
| 合計洋四十元 |      |

表立好了，妻再看看，主張把八，九，十，三項刪去，她的理由是：愁窮既愁不過來，還有什麼心情來娛樂？孩子們有飯吃，要吃什麼糖果？好好的沒有生病，爲什麼不順不遂地把醫藥立成預算？可是，我立這三項的理由是：據說，春秋佳日，攜着自己的妻兒，到郊外或公園裏去遊覽遊覽，可以增長不少的情愛。——窮雖窮，要窮得開心，爲

了促進家庭的幸福，這「娛樂」的一項，似乎不能不把牠立到預算裏面去；每天從外面歸來的時候，孩子們牽着衣，一替一聲地喊着「爸爸」，要不是間或買點糖果讓他們甜甜口，良心上也似乎說不過去：至於「醫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能保得定永遠不生疾病？立了牠好使將來拿出錢來買藥吃，不至肉疼。……爭執了好一會，妻終於應了古語——夫倡婦隨地聽從了我的話，

預算造好了，只要遵照着用下去，我想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那除非天老爺和我們做對！

啊啊！「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這是薄命詩人黃仲則的詩句，可是我却要把「快著鞭」的「快」字，改成了「莫」字，才能描畫出我此時的心境！

二三，三，廿一，於鎮江。



瘦菊

李毓唐攝

抄好後，再讀一遍，覺得酸氣太重，妻教我撕去，我不肯。我以為既做了「文人」，必定窮，窮必酸（即使表面不酸，內心總是酸的

），酸，正所以表示「文人」天真也！——嗚呼！我其終為酸溜溜的「文人」乎？書至此不禁仰天一嘆！

三月廿六日又記。

# 馬路上

唐蘇苹

斜陽無力地爬上了西邊的牆頭，烏鴉在空中交織着夜之幕，黃昏的時候了。

王三爹——那個兒子因爲鬧甚麼黨，去年給官抓去做了，現在自己不能不來拉車度日的老頭兒，這時正停着他的車子在馬路的一邊休息。他剛纔拉一位客人從東洋花園來，一路上給那位客人一個勁兒催着，快走跑得太急，吃力了。

「媽的，又黑啦，生意還祇做得五趟呢。」

似怨似艾，又像是傷感，他喟然嘆了口氣。

他今天一早便出來的。不顧北風的

暴烈，不顧寒威的嚴酷，也不顧病床上老婆子的勸說，看着天一亮，馬上就支持着兩根老骨頭從眠床上爬了起來，原來是因爲知道今天是星期日，而且天又好，（他昨天晚上臨睡時特意跑出去看了天，天上有星星）以爲平日坐車的人，大概總會多出幾個，生意或許也能較前些日子多做幾趟。却不料事實竟與他的揣度完全不相應合啦！他今天在外而混了已將一整天了，雖然確也看見像樣的男女較平日要多，而且他也確曾盡力向他兜攬生意，但結果却是大都失望，到了這時——這時已是黃昏，難道還有甚麼大的希望嗎？——他還不過拉了五趟生意！

下意識地，他打開腰帶上掛着的那隻皮夾來看了看，五只八開搭十五個銅子兒靜靜地躺在那裏！他數了數，（不，或許說玩了玩更好）忽然腦子裏來了一個疑問：到底爲甚麼沒有生意呢？他對於這問題覺得有些模糊，不，簡直想不穿。馬路上像樣的男女那麼許多，但他們却大半趨向電車和公共汽車，有些甚之還硬起了腿子自己走，坐黃包車的簡直就百不見一。這到底是甚麼原故呢？說坐不起那總該不是事實吧，影戲院，跳舞廳等戲戲場的生意不是非常興盛的嗎？再說，黃包車就是貴，又比電車公共汽車貴得多少呢？

「也許是人老了！」

他試着尋求解答，第一就奔來了這個答案。先之，他還以爲不過是一個假擬吧了，可是後來一想，却忽然覺得硬就是這個原因了。他記得很清楚，曾經許多次，他總是因爲人老耳朵欠聰敏，



脚下跑不快，明明是他的生意，也給那些年青的小夥子搶跑了。就以今天上午的那一次作個例子吧：那個外國大塊頭不是明明叫着他的車子嗎？然而他却因為第一聲叫沒聽到，被人家搶了先，待到他意識到再趕去時，人家早已拉起走了。

「多麼好的一次生意啊，外國人，他媽的，起碼四只八開；但可惜却讓那小子得去了！」

他這時想起來，對於這一損失還覺得非常地可惜；但同時却也掀起他更深的傷感：啊！多麼可怕的衰老啊！

他完全陷入在苦痛中了，他覺得無法排遣，就站了起來，拉起車子，預備回家去。老婆子的病不知怎麼了，他覺得擔心。

剛轉了一個灣，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忽然打那兒傳來了一聲：

「黃……包……車！」

反應似的他抬起頭來向四外看了看：馬路的那邊人行道上正有一個西裝的中年男子在向他招手。

他橫穿過馬路，不知那來的一股勁，眼上好像長了飛毛。他跑到那男子的前面，放下車，正打算問一句「到捨地方，」却見那男子一跨就上了車，手在前面一揮，已指示了他的去向。

於是他「老當益壯」，撒開了腿就向前飛奔起來，一面却在心裏暗高興：

「想不到這時還有這麼一筆生意！」

受着命令轉灣抹角的跑着，良久良久，他一方雖然覺得高興，一方却也無可奈何地感到有些吃力起來。年老精力不及，這有甚麼辦法呢？然而他還是繼續不已伸縮着他的兩條老腿，並且還應着客人的希望，一分一寸地增加着脚下的速度。他心中有希望在鼓勵他，多跑一步就多一個錢呀！

如此在拚着性命的忍耐中，馬路是跑完了一條又一條，然而客人的目的地却似乎還差得很遠：他最着他再不能繼續下去了，於是便收住了腿，將車子停了下來：

先生，對不起，我拉不動了。」

「甚麼？拉不動了？……」一邊說着，那位被稱為「先生」的一邊就從車上跳了下來，預備走。

「喂，先生，你得給幾個錢呀！」

他一把拉着了那中年男子的大衣。

可是即刻就被打脫了。

「什麼。你還要錢嗎？我以為你不要錢了呢！」

「噯？怎麼不要錢呢？先生莫和我老頭子開玩笑吧。」

「要錢就拉下去！誰和你開玩笑？哼？掉搶花也不瞧瞧人，你瞎了眼不成的？」

態度是那麼兇惡，話句又是這麼苛

刻，然而他却逆來順受了，仍舊滿臉堆着笑。

「你先生錯想了。我是實在拉不動了，並非掉甚麼槍花。你先生看我這孩子也像掉槍花的人嗎？這麼大一把年紀。」

「不要嚕佢嚕嚕了，一句話，到底拉不拉？」

「先生，我不是早已同你說過不拉了嗎？」

聽了這話，那位「先生」就可掉轉屁股預備走。這一來，三爹可也不覺稍稍覺得動火了；這麼漂亮的人物，爲什麼竟會如此不講起道理來！

「喂，先生，你到底打算給錢不給哇？」

他跳上去一把抓住那男子，順勢往身邊一帶，他媽的，烏卵力氣也沒有，竟跟跟搶搶地向他懷裏跌了過來啦！

「怎麼？娘個草肉，你這東西竟敢

動手打人不成？這還了得！你！你……」

那男子顯然是非常地憤怒了，於是他的身子被三爹扶穩了的時候，拍，他就伸手突然給了三爹一個耳光。

冷不防吃了一記耳光，雖然三爹就是極好性子的人，這時也不能不心上火，鼻孔生煙了。他馬上就加倍回敬了男子幾下。

於是一場搏鬥便開始了。一個既覺得自己的尊嚴被侵犯了，非給予侵犯者以嚴厲的懲罰不可；一個也覺得自己無故受辱，非圖謀報復不可。兩方均抱着非打服對方不可的決心，因之各不相讓，搏鬥就愈趨愈烈了。

雖然如此，雙方却顯然並非「將遇良才」王三爹顯然是佔着絕對的優勢，而在某一拳上，他的對手也終於被他打倒了。

一瞧對方已被自己打倒，他本能地

覺得他是「犯罪」了，於是心一轉，一個念頭馬上兜上了心：逃呀！可是抬頭一看，却見一個巡捕正打從人堆中擠了進來。

他覺得眼前一陣黑，老婆子的影子，在黑暗中幌了過來。

又兜上心來 顧一塵

藍天低，你看過疏星。  
草田間，你看過流螢。  
這欣悅，你也會碰到了幾個眼睛。

你知覺，便成過去。  
惠的風，永不停留。  
紅的舌尖，再不用多事。

夢的祕密，誰作證？  
心的跳躍，好讓你自己靜聽！

這傻想，怎安排？怎安排！  
也不想，又兜上心來，又兜上心來。



# 車塵馬跡齋小品

周樂山

## 農家的難日

立春以來，雨就不斷的落，隔十天八日就灑灑滴滴的落幾場，每次，雨絲兒都不十分驟急，老是緩緩地綿綿地淋在地上。泥土均勻的侵潤着雨水，非常之滋散，容易生長莊稼，耕種時又省力。農人們的簡單，純緊的慾望中，祇這點已經十二分的滿足了。

清明節過了，大家都喜氣洋洋地把禾種種下去，看着那霏霏的細雨，不住的落着從心的深處發出難於形容欣慰。在誰的心裏，都想着今年是十足的一年成了。兩三年不會好好的收穫一次，今年的豐收，總可以補往年之不足了。種兒很快的發出嫩黃的萌芽，很快

的長成青翠的禾苗，農夫們成天鋤草培苗，幹得異常的有勁兒，圍村的人的臉上都掛着快樂的笑容。歡騰的喧聲，充滿了鄉村。

春很快的就溜走了，接着便是夏的來臨。天氣漸漸的熱起來，炎熱的太陽，兇猛的注射着那火一般的光芒。田裏的水分，都被他所吸引去了。

這時是需要雨的時候了，如果在這時再落幾場雨，禾苗一股兒長成硬莖了，像十多歲的孩子，在那時培養好了，他的身體基礎便算養成了。可是世界上的事，難如人意，這時天空祇是晴朗無雲，風神更避藏得無蹤無影了。

農夫的眉頭一天一天的皺緊，心兒

也漸漸的恐慌了。成天仰着頭望天，想在天涯的邊際尋出一點雨的徵象，但是蔚藍的空中，仍是淡淡的，靜靜的，沒有一些兒變化。

田地都裂着龜痕，禾穀都漸呈枯黃的顏色，農夫們的心理，由焦慮而悲哀了。一年四季一家老幼，全靠着農產生活，又加連年的飢荒，把積糧都吃完了，今冬唯一的食料，祇是這田裏穀物，可是現在也漸漸失望了。

在絕望之中，他們最後還有一線曙光，——求神祈雨，這是悲哀之中的唯一的慰藉命運的最後的判決。

於是各村的人，都鳴鑼擊鼓，到神廟——尤其是龍王廟內燒紙焚香，禱祈

神爺保佑，落場雨兒，救濟衆生，倘若天公慈悲，雨便各村搭台唱戲，謝神爺的恩典。

幾日之後，果然空中發現一朵烏雲，落了一場疏疏朗朗的細雨，這細雨，比甘露還要寶貴呢。農夫們的苦愁的臉兒，也展開一幅狂歡的笑容。在村中的街頭上搭起一座巍峨的戲台，台柱上都滿纏着紅布，以示慶幸。請來一班最好的戲子，成天鑼鼓不歇的唱着，全村中頓形熱鬧起來了。

可是雨兒祇是那麼一場，戲也唱過了，人們又重新陷於悲哀的境域裏，這悲哀比先前更悲哀了。

太陽毫無憐憫的加勵的收着毒熱的光芒，每一光綫，都深刻的刺着農人們的心收獲的時期，轉瞬就到了，可是禾穀還是那麼焦萎，沒有一些實粒。秋天過了，便是冬天，嚴銳寒風恐怕不會變爲溫和，這無數的農民，吃什麼，穿什

麼呢啊！祇有仰頸聽候死的降臨吧。

### 麥穗登場

收獲最早的要算麥子，在六月（陰歷）中，便可以割了。割的時候，每家農夫都要找幾個短工來幫助。天將黎明時候，便動身，早飯和午飯是家人送到山間，不和平常回家吃飯一樣，晚上，在日落西山後，才歸來，把場上堆着的麥子。用刀把麥莖割去，剩下的麥穗留在場上。在田裏割麥的時候，有許多貧窮的婦女們拾那農夫遺下來的零散麥穗。在場上她們便在那割下來的麥莖裏尋找麥穗。孩子們便在那麥莖堆裏跳着要着，效着那京戲班裏的武生，以棍子刻成槍力的形狀，互相結羣對壘的攻打，嘴裏喊和戲台上的鑼鼓的調兒一樣的鑼鑼鏘鏘。

麥子是吾鄉的大宗出產，所以每家農夫都種麥較多，頭工四五日，才可以

割完。把山裏的麥都割在場上之後，便開始曬麥，兩三天之後，再用牲口拉着石碾，把麥粒從穗裏壓出。然後利用風力，把粒與殼完全分開。就在這時，家人便送來一包油餅給他們吃，表示慰勞的意思。

秋天到了，便開始收割豆子，落華生，馬鈴薯（俗稱地瓜）蘿蔔等。

這時秋風起了，人人都穿上夾襖，農夫們把落花生從田裏扒出來，用牲口駝回家來，婦女們，便把落花生從臺上摘下。蔓子曬乾後，可供牲口之食料也可燒飯。落花生乾後，除下明年的種，和自家吃的以外，便可都賣給花生莊，他們再大批的向外埠輸出。

再到重陽左右，便開始割草砍柴。因爲柴草都在大山裏，所以天方四更便在家裏吃完早飯，動身上山，每個工人的腰裏都插着一把鋒利的斧頭。趕到了山裏，東方已經放出魚肚的白色，他們

稍事休息，便動手砍割。山野間的秋風雖然蕭蕭的吹着，可是工人們的額上的汗珠還是一顆一顆的往下流。從由麓到山頂，一棵一棵的用力的砍着。幾天之後，一片枯黃的山，變成禿山了。他們的手指被砍頭誤砍破了，他們的臉被柴枝抓破了，他們的肩膀上被柴草壓成一塊一塊的紫色，可是送到城市去賣，僅僅二個銅板一斤。數百斤柴草，換來的祇不過十幾尺粗布。

### 人文月刊 第五卷三期要目

中國之外債	日本及川恆忠撰
歐洲裁軍與安全	王仲廉撰
韓國學生上前清溝渠勸書	G. D. H. Cole撰
朝鮮言論行回憶錄	沈恩孚撰
嗚呼農會先生	黃炎培撰
索引的禁書總錄補遺	白蕉撰
讀史要	
兀良哈與韃靼考	梁園東撰
大串類表(三月)	
新出圖書表	
最近雜誌要目索引(共二六七三目)	

上海霞飛路一四二三號  
人文月刊社

## 別情 (長相思)

白居易詞

潘恩霖擬曲



泗水流 汴水流 流到瓜州 古渡頭



吳山點點 愁 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歸時 方始休 月明人倚樓

予不諳作曲。昔年授課瀋陽，學生籌開遊藝會，懇請此詞，時予心緒散漫，讀詞鄉思倍切，失眠竟夜，偶得此音。往事歷歷，景物已非，昔之思鄉者，今反懷念淪為異域之客土，欲避舊地，不知何時！泯此一闕，愴然淚下。 恩霖附識。

# 雙卿詩抄

錢畊莘

斷篇殘簡，也總聊勝於無。

這也可算是一個奇迹。一本約二百頁的册子，竟爲我當夜讀完，在第七頁上，還告訴我上面所引的詩句，是琅玕神女和白馬天女阮生生的，其第一二句爲「妾家新住水仙菴，十萬青蓮碧玉潭；」

以上算是個引子，下面再來抄錄些

雙卿的詩詞。

## 二

雙卿者，綉山女子也，生農家。雙卿生有夙慧，聞書聲即喜笑，十餘歲，習女紅異巧，其舅爲塾師，隣其室聽之，悉暗記。以女紅易詩詞，誦習之；學小楷，點畫端妍，能於一桂葉寫心經。有隣女嫁書生者，笑其生農家，不能識書生面也。

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山中人無有知其才者，第嘖嘖其容。以是秋嫁周姓農家子。其娘乳媪也。貧夢覘舍，

無奈因緣淺薄，三四年來；終於不得西青散記一讀；一度憶及，總一度悵然！

前月某夜，偶過某書店，於廉價書

堆中，見題名「天上人間」一書；當初

以爲用「天上人間」四字標題，亦無非時下流行之戀愛小說也，即隨手放過一邊。已而又覺其封面畫一香爐，一縷香烟，裊裊上升，上端成一烟筆，頗富詩意；又重新拿起書來翻閱。在第一頁，

第一行第一句是這麼說：——

「天上人間」，蓋「西青散記」之髓也。

我因爲這一句話，便把它買了回去；覺得找不到全部的西青散記，且讀些

重新提起，這是三四年以前的一樁舊事。

不知是在那一本書上，讀到了

「白藕藕絲衫子嫩，

可憐辛苦救春蠶。」兩句哀艷的詩句；當時十分感動，並傷心這個「以生命去兌換生命的生活的人世間」而不能自己。

據那本書上說，詩句是引自西青散記，爲一仙女所作。

於是，西青散記四字，常在我的心頭浮起；而上面所引的那句詩句，也不

時在我口頭念出；與友人閒談時，亦往往提出西青散記相問。

佃其田，見田主，稱官人。其夫長雙卿十餘歲，看時憲時，強記月大小字耳。

夏四月，余避暑新山耕耕堂，懷芳

子段玉函至，與之望曉山。雙卿方執春

戶外，已覆攜竹籃，種瓜瓠於橋西岸。

眉目清揚，意兼涼楚。明日得其詞，以

芍藥葉粉書浣溪紗云：

暖雨無情漏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

小田新麥上場時。汲水種瓜偏怒早，

忍煙炊黍又曠遲，日長酸透軟腰肢。

又以玉簪葉，粉書望江南云：

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

蝶，春愁濃綠騙黑鷗，幽恨莫重提。

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惹袖

，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

爲詞嘲懷芳子，懷芳子怒，雙卿：

……乃爲濕羅衣云：

世間難吐只幽情，淚珠噙盡還生；手

撚殘花，無言倚屏。鏡裏相看，自驚

瘦亭亭，春容不是，愁容不是，可是

雙卿。

石鄰張輔蒼，至新山，繪雙卿種瓜

爲二卷，乞雙卿自題。……雙卿題玉京

秋一詞於上，既而悔之，不肯還。曰：

此乃戲雙卿耳。夢說爲書與之，……雙

卿悅，乃還。

玉京秋詞云：

眉半展，春紅已全褪，舊愁還欠，畫

中瘦影，羞人難閃，新病三分未醒。

淡胭脂，空費輕染，涼生夜，日華如

洗，素娥無玷，翠袖啼痕堪驗。海棠

邊，曾沾萬點。怪近來，尋常梳裹，

酸鹹都厭。粉汗凝香，蘸碧水，羅帕

時拭冰簟。有誰念，原是花神暫貶？

……

× × ×

夢說婢以金花風一朵至，花上粉字

，細不可見。有絕句云：

淡寫涼紅印玉皇，碧雲吹下斷腸霜，

嫩愁細印黃金粟，一夜花神又費忙。

復得七言律詩於秋海棠葉上云：

更麗秋衣就晚晴，好山能照病容清，

離魂附草爲螢火，幽恨如冰化水晶；

燕後新鴻連復斷，雨邊殘葉死還生，

小窗夜色從來淡，便爲燈花坐到明。

× × ×

雙卿……情愛菊，植野菊於破盃。

春蠶皆對之。爲菊花詞，調寄二郎神；

詞曰：

絲絲弱柳，烏破淡煙舊，向秋日秋山

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揆過

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蕭微

霜，蝶去自垂首，生受新寒侵骨，病

來還欠。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

靜後？月冷闌干人不寐，鎖幾夜，未

鬆金扣。枉孤却，開向貧家，愁處欲

無酒。一日餉黍遲，

夫怒，揮拳擬之。雙卿歸，爲詞一

首，調寄孤鸞，詞曰：

午寒偏準早，愔愔初來，碧衫添襯，  
宿帶慵梳，亂裏帕羅齊鬢。忙中素裙  
未浣，摺痕邊，斷絲雙損，玉腕近看  
如新。可香腮還嫩？算一生淒楚也拚  
忍。便化粉成灰，嫁時先付，綿思花  
情的敢被曇烟薰盡？東窗却嫩緩，餉  
冷潮回，熱潮誰問？

歸去將棉曬取，又晚炊相近。暮時  
，左攜帚，右挾卷，自場見歸。孤雁哀  
鳴，投圩中宿焉，乃西向佇立而望。其  
枯自後叱之，噴奮於地，雙腳脰素小，  
易驚。久疾，益虛損，照暗響即怔怔不  
事。姑以此特答之。乃以孤雁詞調寄黑  
花慢，詞曰：

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剪紅鮮。  
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去  
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  
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縱好，甯是  
姻緣？悽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  
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

魂易驚，幾處寒烟。斷腸可似嬋娟意  
。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闌，倦飛  
誤宿平田。

……和白羅詩九首，以胭脂寫於帕  
上。……詩曰。

未許焚修閉小庵，冰心無皺似澄潭；  
泥遲性怪饑時燕，繭薄誰憐病後蠶。  
今年膏雨斷秋雲，爲補新秧又典裙；  
留得護郎輕絮暖，妾心如蜜敢嫌君？  
細紐麻鞋綫幾重，采樵明日上西峯；  
乍寒一夜風偏急，莫向郎吹盡向儂。  
冷廚烟濕障低房，鑿壁梧桐謝鳳凰；  
野菜自挑寒自洗，菊花雖痛奈何霜？  
命如嬋娟愧輕綃，舊與隣娥一樣嬌；  
阿母見兒還認否？苦黃牛面喜紅消。  
浸透春酸一點心，病中疎夢易銷沈；  
鏡釵已賣酬方藥，自削楊枝照水簪。  
四屏山影遠如臺，郎負寒薪下幾回；  
歸後勸郎長晏起，日高私禁外人催。

家鷄雙宿笑棲鶯，比翼齊肩並紫冠；  
燈暗結花光變綠，竈後堪倚勝闌干。  
妾住衡門傍綵樓，夜香吹下隔簾愁，  
袖開落盡秋紅句，衰莫殘陽夢遠游。

雙卿步甯漢題「雙卿浣衣圖」七言

古韻，曰：

月魂滴艷銷山側，細切霞膏噉冰臚；  
紅粉蒸爲窈窕雲，青天盡變芙蓉色。  
家住華陽第八天，含西流水含南田；  
手燃香絲嫩如雨，欲繫鴛鴦問可憐。  
妾容憔悴郎顏老，小庭土白塵難掃；  
牡丹貧賤不成花，却將富貴輸芳草。  
會記桑陰學種瓜，與郎消渴餉郎茶；  
夜涼帶病開窗坐，放月吹燈暗續麻。  
書生漫負憐才癖，妾在田家靜安帖；  
雨後苦鷓乍一聲，春愁喚上青青葉。  
雪意陰晴向晚猜，牀前無他可徘徊；  
縱教化作孤飛鳳，不到秦家弄玉臺。  
斜羅仄布零星片，自綻寒衣費針線；



白烟遮夢抱梅花，繁霜夜洗佳人面。

x x x

夢說……夜返綉山，過雙柳家。雙

柳綠，燈白酒進之。夢說曰：「適從

山中來，吟小詩，和我佳，贈汝舟中殺

。雙柳即和曰：

風吹細雨濕柴扉，十畝溪田事業微；

歲早木棉花未發，村寒校冷倚空機。

雙柳諫其夫賭。夫怒；屏之蠶室，

倚薪而坐，對殘燈泣焉。為殘燈詞曰：

已暗忘吹，欲明誰剔？向儂無焰如螢

。聽土階寒雨，滴破三更，獨自慄慄

耿耿，難斷處也。忒多情，香膏盡，芳

心未冷，且伴雙柳。星晨，漸微不動

，還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

亂，搖曳漁燈。辛苦秋蟻散後，人已

病，病減何曾？相看久，朦朧成睡，

睡去空驚。

雙柳詠瘧詞，調寄薄倖，以蘆葉書

之。其詞云：

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受多

少蝶噴蜂怒，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

，那得工夫，淒涼自整紅爐等。總訴

盡濃愁，滴乾清淚，冤煞蛾眉不省。

去過西，來先午，偏放却更深宵永，

正千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

陽冷。晚山如鏡，小柴扉，煙鎖佳人

，翠袖慄慄病。春歸望早，只恐東風

未肯。

……隣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

，見雙柳獨春汲，恆助之。瘧時，坐於

床，為雙柳泣。不識字，然愛雙柳書，

乞雙柳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

夫家，父母餽之，召雙柳，瘧弗能往。

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遺雙

柳。雙柳泣為摸魚兒詞，以淡黑細書蘆

葉，云：

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烟外青淺，

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軟。人

語亂，忙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相

思一綫，向新月棧圓，穿愁貫恨，珠

淚總成串。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

小窗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點，一

朵似儂難選。重見遠，聽說道，傷心

已受殷勤錢，斜陽刺眼，休更望天涯

，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

又以竹葉題風凰臺上憶吹簫詞云：

寸寸微雲，背背殘照，有無明滅難消

，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

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

酸酸楚楚，只是今宵。青遙，聞天不

應，着小小雙柳，嬌嬌無聊，更見誰

誰見，誰稀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儂

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

，夜夜朝朝？

x x x

夢說婢取蕙花兩朵至，上題詩云：

柳絮多情已化萍，素魂紅怨淡無聲；

似聞燕子三更語，月過花梢又不明。

x x x

……振翔自銷山至，得雙卿秋荷詩

，寫於月季花之葉，一枝五葉，葉寫一首，葉甚細，字頗見影而已。詩曰：

錦鱗無信泣秋蛩，心似芭蕉卷未鬆；

幽性耐霜霜不忍，梅花猶淡菊花濃。

菊意梅魂兩自知，夕陽人去鷺回時；

仙郎肯祭花神否？願配人間怨女祠。

女郎清怨曉涼吹，露滴魚兒冷眼窺，

蓮子有心秋正苦，不憐明月更憐誰，

月明如水鏡全無，微艷初消凍凜孤；

夜雨又來紅欲碎，鮫人相見淚應枯。

淚盡鮫珠不願開，前生香孽此生猜；

一枝遠寄千絲斷，七月江南雁早來。

誰邊新雁月邊人，菱茨爭欺菡萏貧；

黃鳥可知憐白鳥，野塘花賤不知春。

淡影羞春鏡裏看，水心搖曳夜難安；

葉遮猛雨花遮露，香護鴛鴦夢可寒。

癡鴛無夢攪芳年，愁在銀蟾桂子先；

補遍西湖花五色，傷心可是女媧天？

五色天邊寂寞宵，淚研秋粉月中描，

細收花片輕輕碾，搓就香丸帳裏燒。

香丸燒盡碧烟多，萍水因緣簿豈訛；

從此並頭分不得，裂紅裁翠補漁蓑。

× × × × ×

……元夜偶持楞嚴經，就電燈誦之

，姑出遊歸，奪而罵曰：「半本爛紙薄

，秀才覆面上，且窮死；蠢奴乃考女童

生耶？」……有梅花詞云：

自笑慳慳，費半晌春忙，去省花尖。

玉容憔悴，知爲誰添？病來分與花嫌

。正臘衣催洗春波冷，素腕愁沾。硬

東風，枉寒香一度，新月纖纖。多情

滿天墜粉，偏只累雙卿，夢裏空拈，

與蝶拈魂，替鴛拭淚，夜深偷誦楞嚴

。有傷春佳句酸和苦，生死俱甜。祝

花年，向觀音稽首，掣徧靈籤。

× × × × ×

又有餉耕詞云。

紫陌春晴，慢額裹春紗，自餉春耕。

小梅春瘦，細草春明，春田步步春生

。記那年春好，向春燕說破春情。到

於今，想春箋春淚，都化春冰。憐春

痛春春幾？被一片春烟，鎖住春雲。

贈與春儂，遞將春你，是儂是你春靈

。算春頭春尾，也難算春夢春醒。甚

春魔，做一春春病？春誤雙卿。

三

北平醉書仙（申志綸）讀雙卿記後

，謂李雲綸曰：「吾親見雙卿矣，不徒

見之，且痛哭之。」雲綸曰：「此虛辭

耳。」曰：「吾於菊花孤雁，見幽涼之

境；於月魂瀟灑，見明逸之姿；於燕饒

露病，見溫柔之性；於綿思花情，見靈

繡之才。」雲綸曰：「哭之奈何？」曰

：「斷劍依泉，殘松臥壑，哭雙卿命也

。命花困雨，新月藏雲，哭雙卿貌也。

珠不升淵，玉難離璞，哭雙卿才也。梅

情耐雪，菊意甘霜，哭雙卿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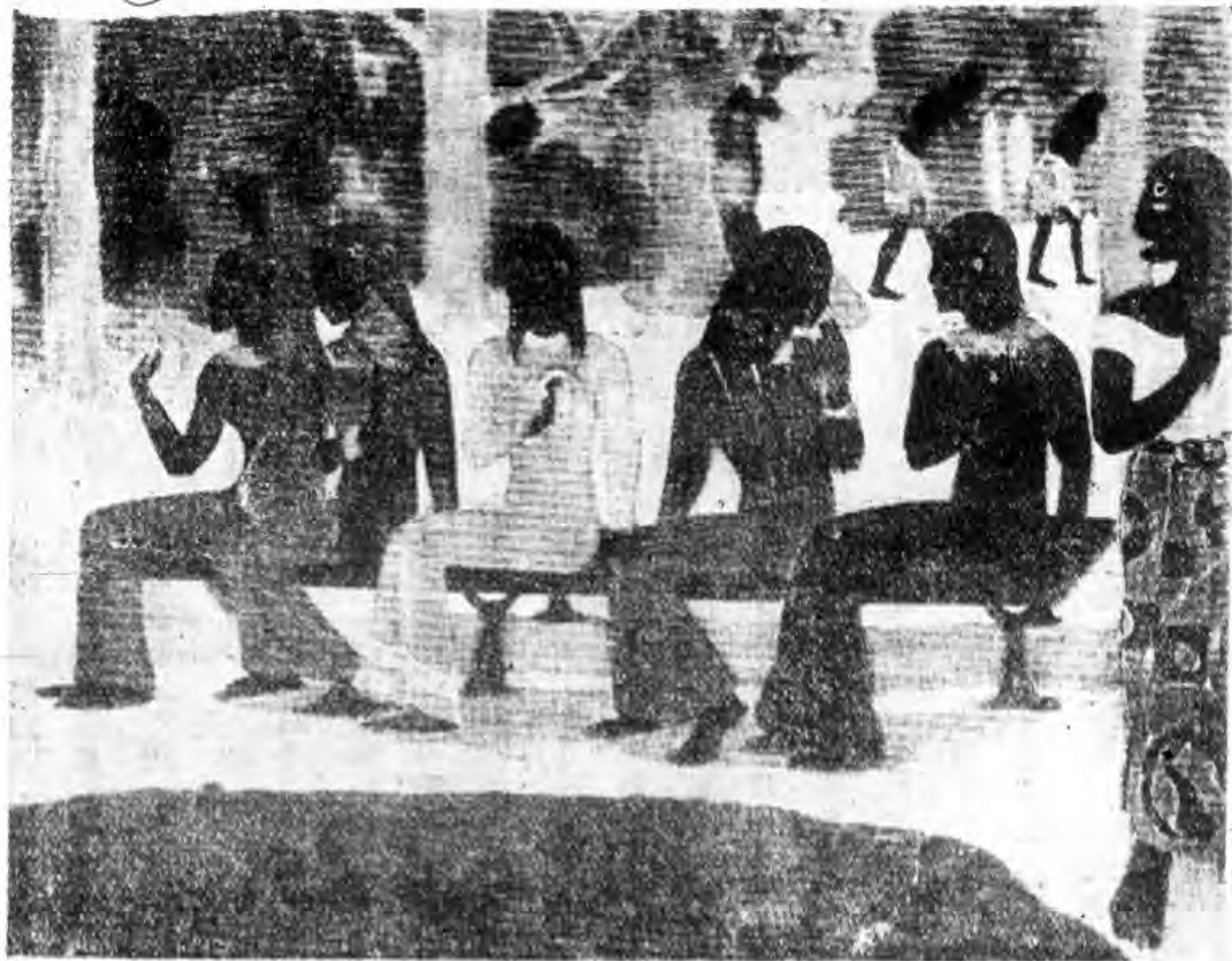
呂城張萊娘相雙卿像曰：「面如月

，影微缺，顏如雪，色微鬱，梅花神兮

蓮花骨，綿繡爲才玉爲德。此謫降仙人也。」

(期四卷二話茶藝文看參)人底伊答

高根作



癡庵曰：「天下有心人，不能歌雙聊詞，鼓雙聊操者，鄭癡庵化爲月，不願照之，化爲風，不願吹之也。」

願照之，化爲風，不願吹之也。」

甯漢讀雙聊詞，夜過半……大呼曰

：「世有此女郎耶？則天地化身耳。才與貌，至雙聊而絕。昔與病，至雙聊而絕。加以惡劣之夫，悍戾之姑，終日嘯吼而逼勒之，則雙聊宜死而憮然不死；雙聊宜怨而怡然不怨，力疾作勞，孝敬彌繁，則天地間薄命佳人爲才爲貌爲貧爲病，不如雙聊，爲夫婿，爲姑障之賢於雙聊者，皆當仰謝天恩被涕爲笑自願長生者也。」

甯漢有叔曰度庵，病十年不能起，帳中畫山水，屬詩人題焉。見雙聊像，戒瑄漢曰：「此天人也，勿畏，宜焚香禮之。」

我讀薛洪度洪度集，爲之嘆息；讀李易安暮年詩，爲之同情；讀朱淑貞斷腸詩，爲之憐憫；讀馮小青焚餘草詩，爲之傷心；今讀雙聊詩後則吾欲無言！

二二，十二，廿三(冬玉樓一日)夜半於杭州

# 春夜的西湖

曼茜女士

聲裏，不相襯了！

透出歌聲來的那只鄰舟鬼影地在我們面前滑過了。

一個青年，一個衣服不甚漂亮的約莫有三十將近的男人，頹喪地，斜依的坐在籐椅上。

月亮，躲在樹梢裏，不像不久以前的還癩癩地睜着半倦的眼對我們笑。

「女人像朵花，插在男人的衣襟上，謝了，自然的，男人們會將她丟了……花，要金錢買的，沒錢，買不來；沒錢，買了來也會給有錢的人奪去的……錢，錢，……愛情只許有錢的人纔能買的呢？……曼，真奇！我們兩次遊湖怎麼都會敗興的呢！……」

曉茜這樣說，她也明知我回不出她的話，默然，相對無言了！

幾陣湖風吹醒了我沉重迷醉着的腦

遠遠地，那只鄰舟仍在一漿一槳的

一個明靜清爽的春夜。

曉茜第二次和我遊西湖。

湖水，凝然地像一缸芬芳的綠玫瑰酒。

夜風，醉人意地吹拂了岸旁的垂柳，柳絮神秘地，翻舞地，落在賞月人的頭上，肩際。

月，癩洋洋地睜着半倦的眼，聽着，聽着……聽着湖裏遊人的蜜語，歌聲。

在距我們不遠的湖面上，透出幾聲曼妙的歌聲，甜蜜的，舒暢的，遙遙地清透了我們的心。

「……少年哥呀少年哥，買一枝鮮花戴戴呀！鮮花扣上衣襟上，顯得青春

快樂多……」

漸漸，歌聲的調子淒咽了。

「……花開四季長常在，有了金錢容易買！……人間滿佈情和愛，沒有金錢買不來！多錢的只管多多買！……」

「聲音倒像是女人，怎麼？又彷彿是男人失了戀的口吻呢！……」曉茜帶了點感傷神情的愕然向我問。

「是呀！這人真奇怪，裝起女人的喉嚨來了！我回了曉這句話，心裏忽然明白起來了；「這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呀！……」

幾聲岸旁桃花樹上的夜鶯兒的清盈的歌聲，活潑潑地心裏充滿了「青春快樂多呀」！但是，夾雜在淒慘而哽的顫



搖着。那個青年默默的抬起頭瞧着躲在樹梢裏的月。

「男人丟了女人；花殘了！……女人也會丟去男人；男人的金錢用完了！……矛盾，矛盾……男人丟女人，女人丟男人，呀，險詐的社會，萬花筒也似的人生呵！……」曉一個人自語地，又不像對我說。

月躲了，天也有神祕不測的風雲呢！於是，我們帶着傷傷的甜味向湖濱前進。



一竿竹枝玉清，搖上竹上葉，  
在風中輕輕搖，竹枝上可有玉露，  
編簫一玉人，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李顯作

竹



“富人與保鏢”

洲大旅社



妓女和旅館



“藝術家與模特兒”



“少女與少男”



“花會初大老”



音樂家  
與樂器

琴瑟作

# 病後插曲

粉紅衫兒的夢的一章

徐思蕊

說個明白！」

「你知道什麼？」罵是歡喜打是愛

「！」

夢戀和英達笑了。

「那麼，徐先生不愛我們了！……

……

「……」

「……」

終有一個不是；我撈了撈衣袖。

「來，笑的都來！」

一羣燕兒飛散了。

在我心中沒有野麻的惡意，在她們心中也沒有燕兒們的恐懼！然而，為什麼如燕兒見了野麻般的飛散了呢！

在我身旁還是裹緊了被飄動了的笑容和愉快；等我再抬手的時候，笑聲却格外清脆了。

## 二 鏡

初夏的景色雖輸却春光的明媚，然而却換一個強健的，有力的，綠的色

## 一 燕

爲了這次的小病，拖出了摯友們的牽累，累盡了小友，可愛的小友們的慰問。

幽囚了數日，今天纔扶了懶懶的病容走到校外，在我身旁却充滿了殷勤的軟語。縹緲微皺的天空中正飛掠着玲瓏的輕燕；清脆的叫聲拋下來融落在她們的笑語裏。我很開懷，輕輕地對她們說：

「小燕兒們！」

正當蓬勃的野景，小別四日，已變換了容光；在強健的野景下，我是憔悴的。

夢戀，他取笑我。

「來！」翔蕩着的燕兒們飛近了來。

「你們看，徐先生增加了病態美！」

「夢戀說：『病態美，就是一病反而美了。』」

「夢戀，你好，這算什麼？」

我面紅了，不知從什麼地方泛出來的羞色？燕兒們輕翼的閃動吧！

「少女，泛上了少女的羞態！……

……

我更覺羞澀，小燕兒們笑了；蘭兒的笑聲格外清脆，却贏得了我輕輕地一掌。

「笑的並不是我個人，爲什麼要打我？」蘭兒拖住了我的手：「徐先生得



素。

從嫵娜的柳粉中偏出的晚風，在芳草叢中的野花上掛下了一圈一圈的和煦；暮色籠照着白蕩的流雲，悠悠地飄拂了蔚藍的天光。在這幽靜的晚上，牠是人們幻想的搖籃。不是麼？那我們流連在草叢中，或斜倚在樹幹上，輕眺着晚風的追動，在適然中，你總會不經意的想起了一個你所愛美的美夢；而且，輕飄下來的是一個理想美夢的完整。假使你是讚美了當前的事物，或是不違反自然的時候！

在心悅神怡中，蔚藍的天光下，你的美夢決沒有意外的破碎；即使那雲兒離得你遠了，但在你的意識界中，滿以為牠是在斜着眸兒微微地笑吧，而且是專對自己的微微的笑。

原野的風雖很和煦，但我這病後微弱的身軀似乎承受不了這過分的溫馨。因為病中的難受，所以在病後我格外珍

重了我的身體。

病後的夕暮，我和那可愛的安琪兒的理想的美夢已踴躍似的跟着流雲蔚藍的天光下飄拂了四個昏昏。飄回來的，是我的歡欣，她的嬌笑。

爲了每晚都有散步的習慣，我善意的拒絕了夢戀，草達，以及小友們要陪伴我的美意；留下我身旁的是不願和我分開的啓兒。

啊！可愛的安琪兒，美麗的天使！她寫給我的超越了一切的同情底體慰；我病後的感激，並不會負了她這珍重的贈與。

今天，是第五個晚上了，夕陽方下流雲又在晚霞散塗了的半個天壁上滑行；牠竟反昏成了粉紅的彩色，在我們的心目中，她正是飄蕩着我們粉色的笑。

——粉色的夢！  
我倆並坐在敗風的岸邊，綠叢的雜草織成了我們自然的毯，地毯上沈浮着

我們般般的笑語。那微皺的波底深得不可目測，映紅了的水正留着晚霞的彩色，晚霞的彩色中籠着悠悠底粉紅色的雲，雲兒在波心裏輕蕩，是爲了我們失落在波心中的笑語！

可惜的，是不見我們並坐着的倒影，水底一定也飄動着我們的笑容。其實，這樣，已算是整個兒的美的人生，何必苛求？對於當前的事物起了過分的苛求，那是愚蠢的，會醜化了美的人生，美的招過。因此，也就默然。

經了啓兒再四的追問，我覺得也沒有隱瞞她的理由。……

啓兒在插袋中拿出了一面小巧玲瓏的橢圓的鏡子；鏡中映出了兩個半面的笑容，那是她和我。在玲瓏的鏡中是她和我！

——玲瓏的明鏡，我感謝你，你補了我那思想上的蠢動的缺憾；圓滿了意外的希冀。在不盡生命的長途中，原

很渺茫，但在今日，我們竟在你的惠愛中留下我們的粉色的痕跡，我們的心，我們的們情感，我們的歡容。

暢流延上了河面，晚霞的彩色淡了，滅了。對岸的樹梢掛上了一個波動的黃昏星，倒映在水中的是一團星花。

在暮色中，我們兩個半面的笑還是明顯的；綺綿的笑在鏡中極溫柔，無意的對視，却無聲的在鏡中捧出了綺綿；綺綿中，我們早已消去無限的時光了。

月兒，羞澀的笑了。輕輕地，在笑容中，迸拋出點點煩星！揉碎了蔚藍的天壁。

時候，已是靜靜地夜了；閃出清美的夜色。一切都在夜色下甜靜的躺着。

我們兩個半面的歡容，在鏡中更明顯了！

在靜的，美的，夜之適然中，很安閒的分清的，飄動着我們殷殷的，極輕柔的碎語。

### 三二 蝶

小鳥們怪嬌媚的鳴聲在窗外輕輕地振動着晨光，吱吱的，很清明地流進窗來！

擁衾獨坐，斜睨着瓶中的花朵，却憔悴得異樣的可憐。啊！爲了我的小病，她們——小友們，便不惜天真情愛的贈與。在我，是反造下了一椿罪惡！但我和啓兒以及花的贈與者，每晨却很小心而殷勤地，灌以清澈的素泉；真摯的情感的關切；總算沒有輕薄着爲我憔悴了的花兒們。然而，終竟是懶懶地憔悴了啊！

在相對惋然中，可憐的姿容總是無力的垂着頭，斜斜他依在瓶口上，無神的接受我們憐惜的眼光。

在每日的早晨，我們並沒有懈怠了小心殷勤的服侍；雖是牠們日益憔悴。整衣下床，提起牆角的水壺；然而瓶中的水是滿滿地。她是爲你憔悴，爲

你葬送了青春，她不稀罕你這假惺惺的殷勤呢！

我頹然的把水壺放下；但却意外的驚異了，那來的蝶兒的彩翅？一百！一百！一百！……

記得昨晨我起來得比較遲，夢戀已給我香花瓶中添了水，替我把窗子打開了。待我醒後，花朵兒上已停歇了一對蝴蝶，輕盈的翅膀在輕盈的扇動；我笑了笑。

——祝福你，可愛的彩色的靈魂！  
如今，兩條生命只剩了四頁彩翅；不知道在何時遭了橫禍？我想，決不是招了你的同類的妒忌，穩做了異類的私餐了。

無論你是怎樣的喪失了你的生命，在我，總是感覺得痛心的！而且應該負一點責任的！可憐的靈魂，你是爲花而死，就將你和花兒們同葬了吧！所謂負責，你家族尋不到我，我尋不到你的家

族，不過是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

因為一點內心的壓迫，感覺得過分的氣悶，也許是因為空氣太壞吧！想打開窗子；拉開窗衣，啊！窗外的草上的蝶兒們正在飛翔。

——你這可愛的花兒的鍾情者，不知你同類的劫運呢？……

剎時已到窗前，在透明的玻璃上翻飛。

——輕盈中踴躍着希望，希望中踴躍着觀樂。然而，我是滿眼悽惶！

啊！光明的引誘，但却蔽着光明的障礙，你們尋到希望，却又在希望之外徘徊！

放他們進來吧，假使又白送掉性命呢？不放進來吧，又覺得代他們難受，……。

真是爲難的事啊！——還是讓他們進來吧；便慢吞吞地把窗兒打開，風兒，蝶兒進來了；但是，依在瓶口上的花

朵兒們却卸下了幾頁憔悴了的花瓣，和那四頁可憐的彩翅在桌子打了幾個迴旋了！……

！輕輕兒在室中和那新的一對彩蝶薄翔

### 遊子吟

李亦賢

慈愛的母親啊！慈愛的母親！  
離開你的懷抱，飄泊在他鄉；

似徘徊歧路的羔羊，

雲山渺渺，歸路茫茫，

我不能翩然歸來，

細訴我苦悶的衷腸！

× × ×

慈愛的母親啊！慈愛的母親！  
年華消逝，像春水一般的流蕩

；

故鄉的景色，已不是昔日的風光，

兒時的歡樂，早化着滿懷的悲傷；

披劍斫地，把酒問穹蒼，  
黑暗的家園呵！  
何時才射出一線的光芒？

× × ×

慈愛的母親啊！慈愛的母親，  
宇宙間到處是屠場，怎不教人  
悽愴？

流水落花春去也，

杜鵑聲裏，人又淚浪浪！

看慘淡的月光，掩映着飄零的  
花影，

；

愈顯出我身世的淒涼！  
慈愛的母親啊！慈愛的母親！  
我在這風塵飄泊的春夜裏，  
怎能不懷念着親愛的家鄉？

# 鼻血

何子聰

沒有讀多少書，然能描幾筆山水，花卉，翎毛一類稍可看看的畫，讀些三國演義，西遊記及別種通俗小說，當黃昏夜雨的時候，對他的女兒孫兒談談書中的故事。

七月初涼的某晚間，聽說我未婚妻的父親病危，不住的在流鼻血。這消息

傳到新女婿？又將怎樣對待我的未婚妻呢？我就傷促起來。

傳到後就使我志志忑的難安，雖說我與他的女兒尚沒有結婚，而關懷的情緒

第二天的早晨，我總於到她的家裏了。

同樣是憾憾焉。

病人看見我很表示着喜悅，他就招

未婚妻的母親是我的表姨娘，我們該是表兄妹，可是；因為間接親戚的緣

呼我坐下。那時表姨娘，媳，媳婦，孫兒以及未婚妻都在一塊兒，病人是睡在

故，來往就疏遠了。母親說：我的家裏表姨娘也來過幾次，我都在外面讀書的

客廳間裏臨時鋪好的床上，額上覆着濕手巾，下身蓋着薄薄的棉被，他那種飽

時候，所以沒有會過面。

滿的精神，沒有改變的面容，真看不出

今年正月間她的家裏我去了一次，姨娘，姨丈，我都認識了，於是由我的

病重的樣子。我就坐在病榻的旁邊問他幾時起病？現在是什麼醫生在醫治？他

二哥，二嫂，談起我們的婚姻，雙方都表同意，就在五月端陽節的後二天我們

都像健康時一一的答覆了。病人是個口快心直的人，不拘一些些尋常的小禮節

訂婚了。這次如去看視病人我將這樣裝

，有許多行爲是近於浪漫的。幼年時雖

據說中醫西醫已診治過好幾個，都沒有什麼效驗，西醫的打止血針反使病人隱隱作痛。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一位年老的醫生請到，他把病人的面色，舌色，脈搏，診視一過，即用「羚羊」犀角」幾位涼藥以及別的輔助藥品，以爲流鼻血是體熱的緣故。

四點鐘的時候，藥尚沒有吃，鼻血又流來。

病人一感到鼻血要來就急急地坐在藤椅上，挺直胸膛，兩手按住膝蓋，連塞在鼻孔裏的棉花他都要拔掉了，讓那鮮紅的鼻血從急流而細流以至不流爲止。

這晚，病人的旁邊叫幾個年壯的男

子時候，使這淒慘的病房不感到死寂。老醫生的藥給病人吃過，盡望着能夠藥到病除的。表姨娘，嬸……她們確是辛苦極了，已經三四天沒有充分的睡眠，不分晝夜的侍候着病人，等到病人安睡的時候，才能稍稍的打盹一會，故今晚她們各自去睡了。

我是睡在病房的隔壁間，老是輾轉反側的睡不着。想起日間的情形，似乎同她談話的方便都沒有，她是那樣的莊重，那樣的幽靜，那樣的愁眉不展，那樣的不喜歡說話。她雖能夠寫一三三四百千萬的數字，爸爸媽媽哥哥嫂嫂的名兒，櫃子椅子茶壺茶杯等等的用語，一樣有烏黑蓬鬆的短髮，一樣有平正自然的天足，可是她並不是什麼校花，什麼摩登姑嫂，未曾踏過都市的柏油馬路，沒有同男學生打網球，騎自由車，看好萊塢的電影，哥哥妹妹的寫情書，更使她趨於靜淑，怕羞。這種鄉下氣，不大

方，不天真浪漫，低能兒的思想，不，我以為這是閨秀的美德，或者就是我愛慕她與訂婚的理由吧！

我雖這樣慷慨豪爽的說，究我的私心是急急的想同她談話。

先談那一句話呢？這是我的難題。在這兩種思想下徘徊着總於沒有說話。然而我們那沒遮攔的眼光是容許我們甜言蜜語的私語，當我們的視線接觸時，她那種如閃電般的迴避，那種「相視而笑，莫逆知心」，夠了，這樣我已夠了。我以為愛情是不要多說話，多談一句話就減一分愛情，一對溫愛的夫妻到晚年時往往因話多了引起相爭，相罵。如能保持這「無言之美」，會使愛情更充實，更美麗的呀！

我正熟睡或許是夢囈的時候，表姨娘來叫我，她說鼻血又流來了。我急走到病房，嬸已扶住病人，媳婦，女兒，孫兒，都在旁邊抽抽噎噎的嗚咽着，看那一滴一滴的鮮紅的鼻血似乎流不到半點鐘以後，幸而又止住了。

第二天的午後鼻血又流了，鼻孔與口腔同時出血，比前厲害，使人更驚慌，更恐懼。這時一個中醫，一個西醫先後到了，中醫仍用「羚羊」「犀角」，西醫仍要打止血針，過去的無效驗現在已不相信。占課的回來說祖墳犯要安墳祭祖，要請道士按排口福香紙取魂，結草船送魔鬼，這些一一都做過了。在這情形之中，我想雖是受過科學洗禮的人，不能不安墳祭祖，不送魔鬼，不取魂的，祈求神明的原宥，人到危急時往往為感情驅使，病者或別人都存了一個「饒倖」與「或許」的觀念，一個破除迷信的論者不敢走夜路，同是在恍惚惚惚間的若有若無。

這時隣舍親戚家人都感到束手無策，傍晚時病勢更加轉重，脈搏漸漸的停止，鼻血不住流下，慘淡的面色已變為

青白，姨娘，孀，媳婦，女兒，孫兒都環立着病人，等着訣別的樣子，病人就斷斷續續的吩咐：他說到女兒的陪嫁，以後的一切是有他的，用手指着我，又說到孫兒的讀書……一家的和睦……他如死了葬在什麼地方，殮又殮在什麼地方，話說完了，病人對着自己的生命已失望了，合着眼淚，好像感到死的恐怖與悲哀，那無力的眼光闔閉着，昏去了，孀就拼命抓住眉心骨，全家都荷荷的大哭，我也流淚了，經一陣叫喊以後又忙忙的甦醒來。

這時我想仍要用西醫，打電報到杭州去，惟恐是血管斷了可以用手術，然因路途遙遠而病人又不相信這種專以打針吃藥水的西醫。故決定當夜到戒寸橋去請一位姓金的醫生，據說金醫生的經驗學識都很不錯，請醫生的道人去了。這夜都提心吊胆如大禍將臨的過去。

次晨，醫生到了，把前醫生所診斷

的痛理及藥味全都推翻，他以為氣昇即出血，能夠理氣即能止血。「不要緊，不要緊」，金醫生表示着這病的安危已在勝算中，這藥給病人吃過，下午與夜裏都是流血的時候，到下午，到夜裏，鼻血已不流，大家都喜形於色，變哭為笑了。

鼻血雖已止住，醫生屢屢的吩咐不要躁，不要發怒，然病人是個一點不能忍耐的急性子，雖經過這次將死的恐

怖，稍覺不如意仍要焦怒的。鼻血來的時候就要悲生等死，現在鼻血止住了，好像沒有病的樣子，他要起來踱來踱去的走着，他要去撫摩幾盆秋菊，月月紅，總之他是沒有一定的喜怒，他的脾氣與年紀是不相稱的。

一天，二天，三天，……不覺已五六天過去，這五六天的生活有許多值得回憶滋味的，我想留給以後再寫吧，或許等到新婚的那晚同新娘談談而已！

## 雨

虹飛

四月天，那戀的季節，  
晚來的雨，待晚來的虹；  
我記起過去的雨天，  
過去雨天裏緋紅的夢。

願寄給你一個相思，  
當你又在懶懶地歌唱；  
每一顆打中你心上的，  
每一顆打中你心上的。

## 希望

顧一塵

人生伸出一隻手，  
命運化座山峯；  
希望只只管跳躍，  
再也跳不出他的掌中。

但人類總是喜歡聰明，  
總是抱着失望而希望，  
誰知傻子正是聰明，  
滿意都留給傻子享用。



# 閒步

徐穎嘉

是什麼1928的春裝吧？不論顏色和式樣，似都和這季節相調和。但俯觀自己的身上，還是這件過時的舊棉袍，不覺下意識地搖搖頭。

每天，當朝陽的光綫第一次射到地面上時，在汽笛的嗚鳴聲中，我就忽忽地跑進工廠。纔回復的身子，又給工作消磨我的精力。這樣繼續整整的一天，直到夕陽西沈，纔又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居處，到睡夢中找尋唯一的安慰。

——這便是在所謂繁華的大都市中，每天所過的生活，機械般的牛馬生活！

在這種工作之下，一個星期日，對於我是迫切的需要的。雖然無時不為生活問題所愁困着，每到了這休假日，也祇有懷着不甯靜的心緒，鋼禁似的悶在這小室中。

今天，日歷的字又是紅色的。也許是蒼天可憐我們，連日陰雨纏綿，今朝居然大放光明，而小別的紅日，也頗覺得融融可親了。短促的上午，像每個星期日一樣，消磨在新聞紙和幾冊破書中。

午後，二隣雀戰大起，還難以粗厲的喧鬧。在四面楚歌聲中，我祇有感到孤獨的寂寞：想起許久不外出，趁今天和暖，出去走走也好。

走出蒸散着阿馬尼亞氣的街，走盡了一條崎嶇的石子道，橫在眼前的，便是廣闊的柏油路。哦，是春的活躍！雖是慢步着，也覺得太陽的灼熱。一般紳士淑女們，服裝都煥然一新了，大概又

信步行去。行人絡繹於途，車馬來去如梭，熙熙攘攘，一片國泰民安的氣象。商店裏送播悠揚美妙的樂聲，以廣招徠；飛舞半空的旗幟，忍痛犧牲！不知是象徵着商業的茂盛，還是衰落？高大的建築物，揭貼着袒裸的婦女和緊張的接吻的廣告畫；香豔，熱情，肉感，神祕！××大戲院張開可怕的大口，一種不可思議的誘惑力，把成羣的男女吞將進去。在院前，簇新挺刮的洋服，華麗鮮豔的旗袍；血的唇，粉的臉；肉色的襪，漆黑的鞋；嬌笑，芳香，溶成一片！簡直令人目迷頭暈！但在眼前的一片眩惑中，我聽見的不是悅耳悠揚的樂聲；而是暴寇鐵蹄下的轉轅哀吟！我看見的不是漂亮的洋服，豔麗的新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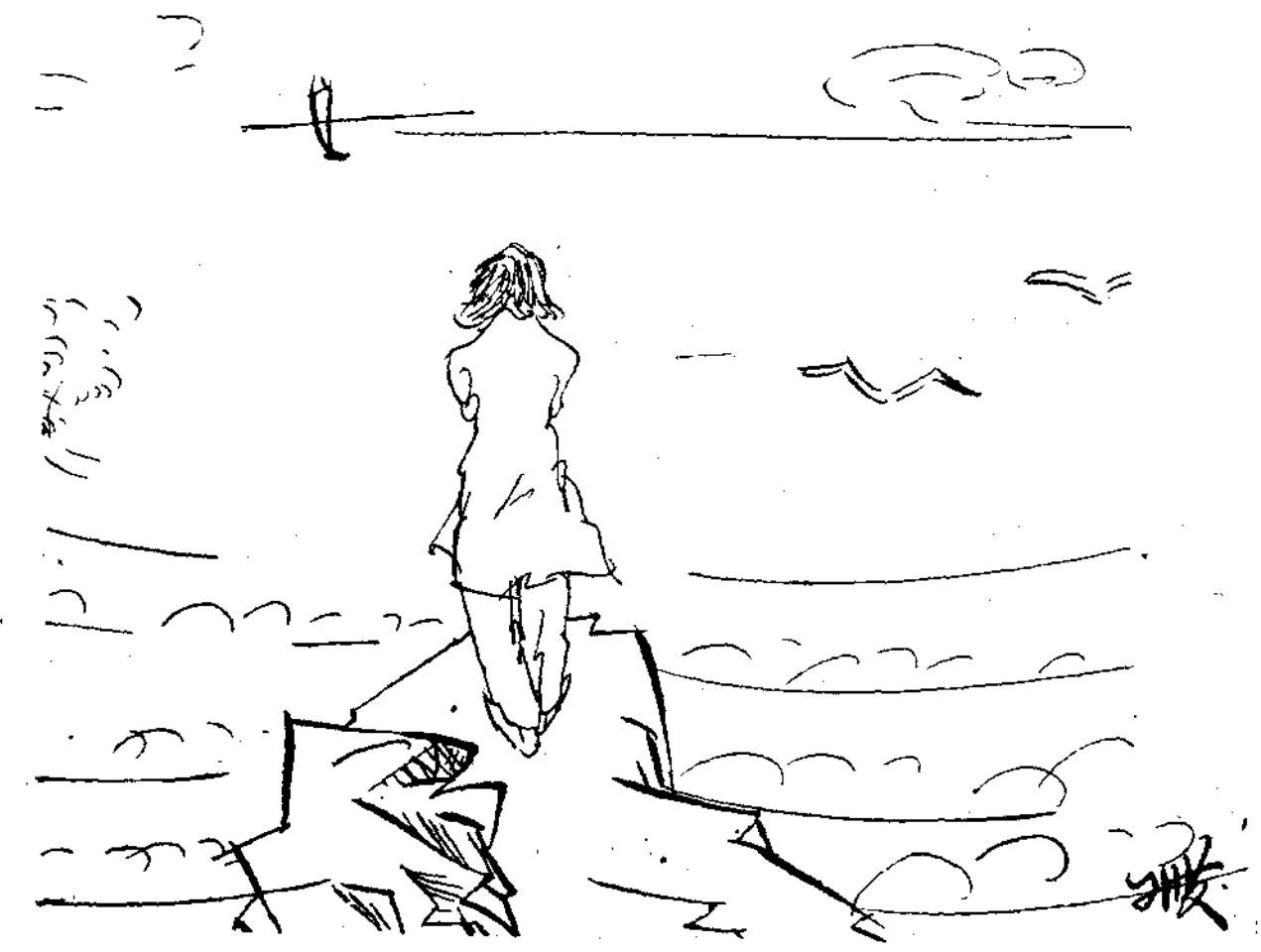
而是鳩形鵝面的災黎，嗷嗷待哺的慘狀  
！……啊，我再也不能走下去哩。

我的心不安地忐忑着。我後悔出來  
散步。

回去罷。狹隘的小樓，更顯得灰黯  
了。是的，旖旎的春光從不會枉顧我  
的小樓的啊！



家  
去



作洪升

小滯的已自到感我

# 乍浦紀遊

高秉衡

而坐。專向遊客討錢，嘴中唱着難聽的歌調，這對於我，曾做一小詩趣之：

行在黃山嶺，

兩邊護路軍連價不斷。

太太呀！小姐呀！

一個歌聲斷，十個又來纏。

手摸錢袋裏，

那知早已完。

乍浦爲未來之東方大港，其重視可

尙稱便利。

知。現在雖尙現荒蕪景象，但東方大港築成後，其市面之繁盛，不下於上海；

一則乍浦風景不差，有山，有海，一種浩然之氣，親臨其境，心懷恬然；因着這種原因，而思遊乍浦一趟。

上海至乍祇一百十公里左右，故當日可回，於是我與表兄同行；因其在乍浦一小學當教職員，對於路徑熟悉非常。此日早，乘公路汽車，先至閔行，然後由輪渡於彼岸，數小時即達。乍浦市鎮甚小。街道不寬，最繁盛爲南門一帶，市鎮與沿海之黃山，及蔡歧港等，約一二公里，再乘專車至黃山。黃山之專車，每日十餘次來往，每次洋二角，故

至黃山麓有一小茶棚，專供遊客休憩之所，於是我倆沿山而行，抵黃山頂

，遙望四處，一面海波浩蕩，一面爲乍浦鎮，靜謐穆穆地，田間偶有二三農人，在捉草，但是渺小得幾乎像一隻蟲，在田裏蠕蠕地爬動。此處有一寺，內有

寺僧及一二小販，我們進去泡了一壺香茗，對窗喝着，祇見沙鷗點點，浪聲澎湃，對面一小島。名小普陀。風景甚爲清涼，於是問寺僧如何去得？僧答有擺渡小船。渡至對面，給以十數銅元。同時此地須跑至山下，轉灣就是蔡歧港。於是我倆又開始下山，山徑曲折，沿途兩邊松木興盛，而同時叫化子沿路躡足

走完曲的折山徑。來至蔡歧港；一片平

沙。一無波浪形，沙面尙有鐵絲網；因

淞滬戰時，日艦曾至海面窺探，爲預防

計，由三十六旅佈防。東方大港之重要

，日人亦已知之，不然，何勞窺探。對

面的小普陀，正有渡船載乘客而來，乘

客上岸，我們遂登之擺渡。在船上別饒

風趣。此船兩角成方形，而凹灣成菱形

，此式樣乃防船之傾覆。有時波浪來時

，高數丈至數十丈，如內地之船，當不

適宜，此時輕波微蕩，一上，一下，別

覺一種有趣的感覺，不幾分鐘已至小普

陀小窠，此處巖石，有各種形狀及，各種顏色。又此處本地小孩甚多，都手提竹籃，竹竿，成羣結隊，大概是捕魚的，而各小孩呈現一種沿海居民所特有的活潑，水性甚好，各人皆能在海中遊戲，或捕魚，性情并不暴燥，而反覺可愛，小普陀頂，亦有一寺，內中陳設雅潔，大概專供遊人休息。入內坐下，即有九子盤上來，放着各色糖果之類，此處吃茶很貴，大概非六角不能，因這一種，亦是和尙們外快生意，成了習慣了。此地景緻更好，因其地高聳於海中，故一望無垠，偶有帆船遠遠地行過，亦更覺點綴得不差。故此處風景又秀，地勢又適宜，在蔡歧港水面，一般人常作海水浴於此，外人更多，附近之陳山頂上，造有天主教堂，高出雲霄，外人之勢力，早已佔到。而近年來地價日增，一般好心地主，把土地售於外人，所以近來當局已警告一般人民，不許再出售土

地，而地主祇知利己，而不知國家，可為痛矣！

乍浦沿海有三砲台；二小，一大，但皆經年不修，現已不能用。

在回來途中，我們遇到一班旅行團；有手提鏡箱，有提書架，亦有見一班

班老婦人，手拿佛珠，身掛黃袋，向小普陀進香者，乍浦一則因風景之勝，而引如許之遊客。一則因形勢之勝，而有

中山先生關之為東方大港之計劃。

一九三六，十，五，上海。

## 酒後

侯石年

且赴此生命之盛宴，  
勿使靈魂失去了自由，  
脫離彼安排之羅網，  
讓我們高飛遠走。

× × ×  
但終於在此等候，  
煩惱，仇怨，愛憎與失望，  
悉在心頭宣訴，  
怪我們自己，抑是天機之洩露？

× × ×  
然而我們何妨終年沉醉，

不覺牠非人生的甚麼，  
世界失去黑白之分明，  
生活遂如是之顛倒。

× × ×  
啊，我們不希望甚麼，  
一切幸福全在記憶裏，  
惟願童年之天真，  
不為黃金之夢所惑去。

× × ×  
且今夜有此皓月，  
遮去世間一切之醜惡，  
遂藉此片刻機會安眠，  
任彼世人紛囂之鬧聲！

廿二年改舊作。

# 騙債

夏藝圃

——鄉居隨筆之一——

——你們怎麼要跑呢？逼死了人，一跑就能了事麼？

——哈！哈！都不見得，全跑了，

連倪大爺也跑了。

——倪大爺？可不是麼？要不是他

罵老王幾句，老王定不知於尋短見。

——倪太爺！怕不欠他五吊錢，值得？要不是我的王大板出這醜，他們真的要逼死人了！

——……

在一間伸手就摸到屋脊的小茅屋裏，七嘴八舌的嘈雜聲，一時鼎沸起來；在屋外面十餘人脚步亂跑聲過後。這時的寒風，一陣陣的吹得屋後山中的樹林虎虎的響。到處是雪，就是屋裏大門口

內，因為不時有人出入，也飛進了不少，外面大地上好像穿了一件銀色的衣裳。這在古老的鄉村地——祝家壩，大家看見了這種景況，知道歲已云暮，又要度歲了。

x x x

——怎麼辦呢？欠人家這些。是歸結的日子到了，今年年歲看來好是豐收，實在穀米不值錢。蘇，東洋人現在聽說也不買了，往年每斤值二角五，現在一角五沒有人要。麥子還在地裏，青青底祇有寸多長，那是明年夏季一季的糧食。做些賣，去年一石值六吊，祇加五秤，挑出去就是錢，今年一石祇賣得一吊五百文，還要加十秤，也接不到現錢

。儉！要坐牢。當紅軍！那是要命的買賣，……？……？真是沒有法子可想。

——祝家壩村旁的佃戶王老大一進臘月就這樣翻來覆去的胡思亂想着。

幻想終是幻想。幻想抵不了債，幻想也算不了錢，債權人逼死了人都是要錢的，王老大心中怕得要死，要是辦不到他還錢，今年祇欠本利十元，要他明年寫一百元的押字，他有胆寫，還不是眼前混過了明年再來。可是沒有誰願意這樣做。

臘月是窮人要命的月份。過一天不祇算富人過一年，還要天天挨命。討錢的一個未去一個又來，……越來越多誰也不願走，有錢一人分幾個，無錢，人家坐我也坐。要是一走人家將錢討去了，反罵自己是呆子呢？誰也不願走。罵起來，好聽，一人一句，一句有一個花樣。狠起來，大家一致，喊一聲也要嚇倒屋。

窮人就要命，討錢的一來，飯也吃不成。見面也要挨罵，不是罵沒有臉，就是等於土匪，欠人不想給。不見面，更要挨罵，什麼藏到×洞裏去了呵！不是他媽的人種呵，連見面也不見呵。……

這一切的一切，在往年王老大都嘗過滋味了。往年到來的多少總有一點，欠一串給五百，欠十元給三四元，再說說好話，好說話的，祇要一哀求，就可以混過一年。今年不行，分文也沒有，空口說空話總不成事。

日期一天一天的逼近。

× × ×

「怎麼，老大！還不交代？今天幾時了？」

「是的，倪大爺，十四的來，全有你老不動氣。」

「去年去年還不清，推到三十，今年又推，真不是他媽的好東西。」

「十四來，全有，罵也算不了錢。」

「你這狗東西呀！我偷來的？我偷來的也虧我嚇，總是過幾天又過幾天，一年總是過幾天，總是沒有。」

「十四，十四，記清楚，準有！」

「今天我對你說，沒有錢我是不走的，誰走誰是兒！」

「是兒不是兒也得要還錢，不還錢終歸算不了。十四，全有，早點來。」

無論誰向王老大要錢，他都說十四有。這使他妻子有點莫明其妙，家裏不是明明分文俱無麼？他爲什麼約全在十四呢？是的，他定有把握，×老爺那裏的欠款一定說好了，不然，他沒有那樣硬。

× × ×

十四終於到了。

清早，債主全到齊了。誰也怕來遲了錢被旁人拿走了，早早的來拿錢。

老大懶洋洋的由房裏出來。低着頭沒有言語。

「快點！媽的，死東西。我老子有事，你自己說的今天，沒有要你的皮！」

「是！倪大爺，我上樓去拿。」

老大懶洋洋的又走進房裏上樓去。將到樓門對耕夫遠明說：

「緩一下我未下來，你來看看我。」

「我知道。你快點！倪大爺又在發脾氣。」

堂屋坐滿了人，沒有誰做聲。老大上樓有點時候了。

「怎麼還未下來？」

「我去看看。倪大爺。」

遠明也上了樓。

忽然由樓上傳下了一聲吶喊：

「老大上吊了！……不得了！老大上吊了！……快！快！要斷氣。……」

老大妻的哭聲，一羣債主向外爭跑



的脚步的亂聲，一時混亂起來。

x  
x  
x

一小時以後。

老大在清瘦的面孔上呈現着輕微的

淺笑。

他妻說：「誰教你的這個主意？」

「自己。」

「哈！……哈！……哈！」遠明的

大喉嚨又在響了。



廣州郊外工友

劉既漂攝

# 中國與蘇俄

##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共產國際十五年……	記
蘇俄不忘中國……	記
蘇俄的技術改造問題……	宗
十六年來的蘇俄紅軍……	王
蘇俄的黨務現狀……	王
蘇俄第二屆五年建設計劃(續)……	莫洛托夫報告
一九三三年蘇俄的農村經濟……	雅可列夫斯基報告
蘇俄的勞働與生活……	尤
蘇俄的電氣工業……	王啓升
蘇俄的交通事業概論(續)……	黃甘棠
莫斯科見聞錄……	徐美華
美日交驛與日俄的關係……	鮑成
傀儡溥儀的登基……	王克升
第一屆五年計劃中蘇俄建設的數字統計……	釋
一九三四年蘇俄春耕計劃的統計……	釋
一月來之蘇俄……	石

### ▲價目

每册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國外四元  
可向本社直接預定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 ▲總發行處

南京城北西流灣四百零二號

### ▲電話

三一六〇三號

# 我有時想畫速寫

孫福熙

我有時想畫速寫，總遇見很大的困難。

困難的第一點當然還在於自己的手腕太生疎。在街頭畫人物速寫，遠比畫風景畫室內的人體困難得多，我在街頭看到人物姿態與色調的美妙，心中就起了羨望與恐懼的不安情狀，這是第一個困難。

至於對方給我的困難，我所要說的，他們一刻不停的活動，使我不能作畫，這還不算要緊，最困難的是他們疑心我的作畫是出於惡意。

有一天，西湖孤山後面，我在畫水彩，忽然聽到有人對我說：

「吃熱燒餅不吃？」

我抬頭一看，一個高大身體，吻合他所說山東口音的身材。美極了！我說的美，並不是紅綠綢緞，並不是摩登西裝。他一身油膩的黑長袍，破漏了一塊一塊斑剝的棉絮。一隻手提了一籃燒餅與油條，一隻手是一把最破也不能有的雨傘，挾在手臂底下。油光滿面的臉孔是一個黑麻子，再加破爛不堪的一頂小帽，加足了他滿身的美的極點。

恐怕有人要問我：

「既然這樣的覺得美，你何妨問他買了來，來裝扮你們這班「美」術家呢？」

我也有我的解答：美術家所需要所贊美的美，並不要加在自己的身上；他

們所說的美，就是極能引人動感的事物而已。譬如就破爛的袍子而論，如果天下人人穿的是這樣破爛的袍子，美術家無從用以入畫，無從引起人們的注意，也就不成其為美了。

或者又有人來反問我：

「你自己是吃肉穿綢，而要他人穿了破棉袍子供你的欣賞，被稱為美。真是有何良心！」

這話很有道理，不過，藝術家多重興感，觀察如閃電的倏忽，而思想如流水行雲的或東或西，不能如道德家的說出一句話以後，事事必須裝進這個方盒子裏去，有不合於這形式者，決不收納，或者偷偷的放入袋裏，等待沒有他人

看到的時候去咀嚼。藝術家所贊美的不是絕對的，只是某時某地的情況中如此，不必自己永世奉行的。

現在或者已經解釋明白，我再來講賣燒餅油條的大漢了。我雖沒有穿破爛的袍子，但我很覺得穿破爛袍子的大漢很美，我想畫他。

『明天到我家裏來，』我說：『我畫你的像，不論天晴下雨你的雨傘也帶來，所有燒餅都歸我買，再給你一塊錢。』

『一塊錢！』他說，『什麼地方？』

『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法院，呵法院，我知道了！』他連說連走，顯然露出明天不去我家的樣子。我想到他怕被法院拘禁，所以連忙說：

『不是法院，是法院路，是一家人家。』說了以後還怕他不相信，所以在

身邊取出紙片，寫了地址，并寫我的姓，可以讓他回去請人調查與商量。

他拿了字條默默的放入袋中就走了，仍舊顯然露出明天不去我家的樣子。

第二天等了一天，不見來到，後來在街上隨時訪尋，也從來沒有再見。

還有一個是自己到我家門口來求乞的女子，一身破絮，懷中一個小孩，一

樣的破絮裹身，拖在奶頭上。我想畫，就開了門，這位驚弓之鳥似的女子，沒有要錢，就快步的逃走了。

誰說要錢不要命？不相信我作畫的用意時，他簡直生命重於金錢。

走到小菜場，我揀定了一個賣筍的，正開手作畫，忽然從自行車上跳下一個警察，奪賣筍者的刀，口中響聲的斥罵：

『你們又來躡躑了！這種拉屨，你們鄉下人是當寶貝，城裏人是不要的，你都檢起來帶了去！』

幾個賣筍的拱手討情，懇求發還他的割筍的刀。當時只是秩序大亂，後來是逐漸逃散。我的速寫便只剩了白紙了。

同情鄉下人而不同情警察，這是成爲藝術家一定的典型，並不是藝術家的創造了。

不過，賣筍者的困苦，我在這二次看到以後才知道。



廣州打石女工友

劉既漂攝





Fante Pump,



方君璧作

速寫



西湖北高峯松之佳偶

馬巽攝



雁蕩觀音洞

鄭天送攝



田園生趣

許士騏作



雁蕩山燕尾瀑

鄭天送攝





素羽

許士騏作



吐綬雞

徐天許作



西湖靈隱之松

馬巽攝



團光觀苗黎崖瓊

攝漂既劉



族黎鐵生

定安縣黎女



感恩縣東方峒三星黎



女美族黎鐵生



女猴之村烈鳥縣江昌

# 瓊崖五指山黎苗觀光團

鍾煌元

## 九 男女合舞

瓊崖十三縣，除文昌與瓊東兩縣外，其餘各處，均有黎苗人居住，而統計分佈面積，占全數一半以上。至於人數則全瓊二百二十五萬中，黎苗人占五十



定安縣番陽洞侏黎女

以求文化的交換與流通，而強隣虎視，對於我國邊疆民族，常強力脅迫，或甘言誘惑，以達欺凌侵略之野心。瓊崖警衛旅長兼任撫黎專員陳漢光君，特於今年元旦，領導黎苗百餘人，組織觀光團，來粵參觀，并在廣州市永漢公園開懇親大會七天，其表演節目計有九項：

- 一 黎苗手工表演
- 二 太古跳舞
- 三 黎人鼻樂
- 四 各種歌唱
- 五 各峒服裝表演
- 六 猴人動作
- 七 黎人比武
- 八 黎苗射箭表演

中國的極南的瓊崖島上，有五指山，山中各峒，有黎苗各種民族。其祖先開化較漢族為早，先已發明種植禾苗技術。漢族師法他們，故稱他們為苗族。近來中國竭力的團結國內各民族，



女黎侏

餘萬。瓊崖氣候土地均極良好，故農林漁牧，均係天然富產，幾乎無須人工與資本也。黎苗人因僻居山地，生性質樸，不能抵抗外人的欺誑詭惑，非力加保護，速興教育，不足以維護這個民族的



安全。黎苗總分爲黎苗僮仡四種，故有四黎之稱。定安南部爲黎人密聚之處。共分六洞，即水滿洞紅毛洞十萬洞加叉洞南勞洞南蛇洞是也。黎族分佈於加叉十萬之間。仡族分佈於水滿紅毛之間，苗族居於各洞山上，而僮族則在六洞之



黎差三洞白沙縣高臨

外，東西南部居之。

黎人服飾，略有不同，大體男子梳髻，用黑布包紮，着麻布衫，無紐釦，用黑布包生殖器，由前而後，紮入帶中。僮族頭髮對分，由後而前，生鐵黎大髮黎均如此，細髮黎與黑髮黎則髻在後

枕。婦女髻束在後，耳懸大環多套，垂至肩下；脚亦有圈套。着短衣及桶裙。衣裙上多有繡花。黑髮黎衫較長而胸口開，略有不同。

黎人多業農，是五千年前發明的耕種方法，至今還是在應用。黎苗仡人中，苗人獨種山田，而黎仡則兼種水田與山田。水田種稻，六七八月下種，十一月至正月收穫。種田不知利用肥料，卻利用原有山林，斫伐而焚燒，所謂刀耕而火種。三年以後，肥料漸盡，就拋棄而焚斫他山。田地富裕，可以應用這樣的歇種方法。

牽牛七八頭，用以踐踏田地，使泥土鬆散，不知耕耘也。

此次觀光團到粵後，備受各界歡迎，并引導參觀各大工廠，及學校農場，見工業品及農場家畜果蔬，甚爲欣服，很願加意研究。

回去時，苗黎各人贏得布一匹，棉

衣衫褲鞋襪書信銀錢等物，并採選各種良美農產種子，回去栽培。而懇親會七日所售門票，計得一萬二千餘元，除去講買書籍贈品及各種消費以外，尚有七千五百餘元，均留着爲四黎人興辦教育之用。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歷史學生理學人類學系教授們，特組織團體，對於黎苗各種人，分別研究，將來還當以所得公佈云。

### 杭州作家聯歡會

杭州民國日報副刊「沙發」，黃鐘文學社，及西湖文苑社，發起杭州作家聯歡會，到會五十餘人，交談及相互餽贈，甚有雅興，此後將組織永久團體。

# 貓的故事

樹 三

從此那洋狗便遭到了失寵之慘，且不說它。惟貓忽蒙小姐的垂愛，真是又嬌又喜，樂不可喻，其對車小姐的一種溫柔馴良的姿態，也就日有進步的活躍起來了。

「笑話笑話，什麼事都要來亂干涉！」

車小姐從一張軟沙發上跳起來，狠狠的把手中的一冊『論語』半月刊，擲在面前的茶几上，並把眉頭繃起來，怒冲冲地這樣說。

這真令她恐有波及上海的趨勢，不禁芳心欲裂了。而且，她更以為那令文，不免太侮辱女性，所以尤怒不可遏。茲姑將那篇皇皇的令文轉錄在下面：

原來車小姐自洋涇浜的女子英文專門學校畢業後，至今還沒有找到了一種相當的工作。近來她的態度更改變，——竟連向來所愛好的跳舞，彈琴，和乘着汽車去到各馬路上兜風等的愜意的事情，也都漸漸的覺得不高興，日惟同那一隻馴順可人的洋狗在一起撒混。不料

「近來一般上等婦女，做法陋習，與犬爲伍，遊行過市，不惜蒙羞狎弄。查雌犬雄犬相處，非僅有礙健康，更易發生無恥穢聞，揆之我國禮義之邦，亦爲習俗所不許。謹特通令嚴禁，除門犬獵犬外，凡婦女帶養之雄犬，斬之無赦，以爲取締。」

在這『論語』雜誌上，她突如看見了北

自從以後，彷彿她已有了戒心似的日與那洋狗疏淡，轉而去愛那隻溫良柔

那兩個人所說：

平當局通令查禁女子蓄養雄狗的一文，

媚的花貓。

「可嘆我真不如貓！」

「我也只怨恨我此生不爲貓！」

觀此，可知他們只因爲痴愛着牟小

姐，都不惜出人籍而爲貓，或幻想着要和孫行者，一變而成了貓形，以便鑽入她的懷抱中，以貼近其酥胸和親吻其芳唇了。

有一天——約摸是在下午兩點鐘前

後——牟小姐剛拿出了一個漆花的小皮球，正和她的花貓在房內嬉戲，忽然娘姨走進來對她這樣的微笑說：

「小姐，混少爺又來了！」

「還有別的人和他回來嗎？」

「不，」娘姨趕緊的回答她；「就是他一個人。」

她緩緩地把臉仰起來，先望遍了天花板的全圖，又轉視着掛在頭上的電燈停了一忽，才又俯下面龐，慢慢的對娘姨說道：

「你下去對他說，就說我睡午覺才被喚醒，還沒有下床，請他稍等約半

點鐘的時光，就到我的房裏來。」

「噢：噢：噢：知道了！」那個年

輕乖巧的娘姨，一邊連連的答應着小姐，一壁滴滴咚咚地跑下樓去了。

這時牟小姐把貓抱起來，吻了又吻，撫了又撫，一面對貓很嬌乖的講了幾句恩愛話，把牠放到沙發上坐着；喊進了臘梅來，叫她去打洗臉水，和把前天才置最新式的皮鞋，旗袍等從箱櫃裏取出。趕到水打進來了，她趕緊把身上衣服脫下來，露出兩隻嬌嫩的玉臂，裸

出一副柔膩的酥胸，並配合上那麼苗條如柳的腰肢，以及隆起如餛的雙乳，尤其是那上面，捧着白嫩如雪的粉臉，鮮紅如血的脂唇，彎如新月的畫眉，曲如碧波의 場髮；這樣的立在那個化裝對視的鏡台之前，教她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起來，因而不斷的浮現一種嬌羞欣喜而又嬌傲的微笑。如此從新的又打扮了約念分鐘之後，才慢慢把那件湖色時樣

的旗袍披上身，扭起來，再換上一雙透風的香板皮的高跟鞋；這愈顯得她尤光潔明媚而迷人。

「娘姨」牟小姐已裝飾停當，而斜倚在沙發一頭的靠背上，從丹唇裏吐出了一縷大砲台的香烟繚繞的這樣道：「你到前客廳把混先生請來，就說我已起來了。」

「密司牟，你今天更好看得多了。」

混少爺一走進房來就這樣說。

「哈哈，密司忒混。」牟小姐答道

：「累你久候了！但你看我今天真的好看得多嗎？恐怕你是故意的譏笑我的吧？其實你今天自頭上身上以至於足下，直是澈底一新，尤其是你的這套西裝的顏色和式樣，莫不特別的美好，才真是好看得多啦！」

「多謝誇獎，哈哈……」

「請勿客氣，隨便坐下吧。」

他們兩個坐下後，臘梅就進茶進烟

，待各樣的事情伺候好，也就拔步出去了。可是在他們兩個人之間，趕到一套普通應酬的話說過後，而房裏的空氣却又漸漸的沉靜起來了，只看牟小姐把那隻花貓緊緊的抱着在撫弄。至是溫少爺像很驚異的忽而開口道：

「那隻狗呢？你怎麼又愛玩貓？」

「我現在已不愛那隻狗，很愛這隻貓。」

「唔，……是的。」

「你看貓不比狗馴順得多嗎？所以我決定愛貓！」

「唔，愛貓也好，不過這好像太柔弱了，恐怕你也會有不愛的一天！」

「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那裏顧得了許多？」

牟小姐說過了這句話，彼此又低下頭靜默了一忽，她才續說道：

「你說貓太柔弱了，我却正想叫它勇猛起來呢。」

「你有什麼方法呢？恐怕不易吧！」

「阿！」牟小姐乃微微的嘆道：「確乎，確乎。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如何能叫他勇猛起來呢？但是，你可代我想個方法嗎？」

溫少爺答道：

「我不能；這確乎是愛莫能助，徒嘆奈何了。但我願望你早替它起一個名字，什麼「咪，咪，咪」的長叫了下去，實在不文雅。」

「對啦，對啦，我想就替它起一個勇猛的名字，以期鼓勵它，好嗎？密司忒溫，好哥哥，請你坐到我的身邊來！」

溫少爺一聽了這句話真像囚犯奉到赦旨一般的連滾帶爬的跑過來，挨近她的身邊坐在一張沙發上。當時他的心中更是暗暗的想到，追逐三載，未得一親，今天竟因貓的關係而給他以這樣的方

便，總不該自己再放過機會吧。於是心裏想着，而手也就順勢的伸過搭在她的肩頭上，意思是想把她的粉面芳唇抱過來一吻。可是她上來也好像是芳心已動，四肢無力，並把兩隻明亮的眼睛微微的閉起，上下丹唇也已頻頻地顫動，眼看就要醉迷似的倒在他的兩臂之間了。不料貓忽咪的一聲叫起來，陡把她驚醒，而她遂用兩隻手來趕快趕快的忙把他推開。他失望了，他奇怪了，他反詰了他，他苦求了，如此經過不少波折，她才把一隻手伸過來，讓他用嘴一觸其手臂。

但她又低聲的對他說：

「我不歡喜那麼樣！」

「……」

彼此靜默了一刻，她又撫着手背繼續地問他，到底什麼是最勇猛的東西。溫少爺於無可奈何的場合，只得懶洋洋的回答她：



『恐怕是以虎最勇猛吧？』

『好好好，那就叫它做「賽虎」好了。』

可是溫少爺又怕想得不得周密，日後遭她怪，當把頭更低下默默的沉思。忽然間，他想到了敵虎的是龍，而龍且能夠與雲作雨，非虎可比，遂趕緊又以此對她再建議。她既聽他說明了理由之後，也覺得不錯，於是笑迷迷地望好他的面孔說：

『密司忒溫，那就叫它做「小龍」吧。』接着又對那貓親個吻，並把貓的

兩隻前足捧起道：『小龍，今天是你命名的典禮，你該對你的浪伯伯，行個感謝賜名的敬禮。』

『哈哈，』他像含着幾分酸性的苦笑又說道：『慢着，慢着，我恐怕這還不十分妥當呢。』

『密司忒，』他又說：『你該知道雲無雲是不能顯靈的，莫若再易名為雲

。

『你真聰明得很呀，那就依你說也好。』

從此他更深思苦慮的以為雲遇風會散，不如再改名為「風」。『趕到牟小姐已答應後，他復以為風遇壁障便不能越過，壁實在為風的勁敵，最好改名叫做「壁」。』既定之後，他復想到壁尙有鼠會穿洞，不如索性就叫「鼠」。『如此三反四復的改來改去，真把牟小姐弄得頭疼，馬上心中就覺得有些不耐煩，漸漸地形之於面了。』

並且她也向來就不歡喜老鼠的，因為老鼠慣會驚破她的甜夢，嚇跳她的弱心，咬碎她的衣物，爬翻她的粉匣等，所以這要叫她的愛貓再改名為「鼠」，老實的是很覺得不高興。至此她對於這個改名鼠的主張，雖未表示明白的反對，却已面現不愉之色而不加可否，並即立起身來走到窗面前，把眼望着那些互

相追逐不停的浮雲。

溫少爺雖感到自己的不對，但也沒有什麼奇智能應時而生，只好抱定「忍」字訣，自去燃着一支香烟類類的吸着。而她立在窗面前，突如的又轉過臉來對他說：

『密司忒溫，請你再想想，鼠的強敵是什麼呢？是不是貓呢？』

『呵，不錯，不錯，那末說來仍舊叫做「貓」好了！』

『可不是嗎，我一定還叫它做「阿花」。』

牟小姐說過此話後，當把貓在懷中又輕輕的拍了幾拍，顛了幾顛，並連連的一面叫着「貓寶貝」，一面和貓熱烈的親吻，而那貓也好像很能領悟人意似的蜷伏在她的懷裏，不斷的咪咪咪的作她的應聲。過了幾分鐘之後，牟小姐又對他輕啓朱唇說：

『本來我說替貓起個狂勇的名字，

那也不過怎麼一回事罷了，那曉得你這位哲學博士，竟然如此的認真起來了。

你可知道，千慮總有一失嗎？而且名字只不是那一個人或物的符號，突與其本質是沒有絲毫關係的。世間豈有好名字的人，其人就真的好嗎？反之若名字很壞，則其人亦必壞嗎？真的是，威名失實，忘內務外！同是一種可笑的事情。

例如說：我的姓名叫「牟敦」，但人家並不以為我是敦品篤行，反都說我有點好浪漫；又如你的姓名叫「溫聖」，可是你將來果能為聖人嗎？

「密司牟」他趕緊的立起身來滿面堆笑說：「我不料你竟會說出這樣的一篇大道理，除了一萬二千分的欽佩外，我今更不能不毫無藏留的愛着你，還請你早一點深諒此苦衷！」

「甚嗎？」牟小姐把眉頭縐起說：「我不懂得什麼愛不愛！」

「就請你像愛貓的那樣愛我。」

「哼，你也不是貓，我怎麼好如此愛你呢！」

「那麼我甘願做貓，或竟改名叫「阿貓」也好，只要你真心的疼愛我。」

「你知足些吧，像今天……」說到這裏，她突然的停止了話頭，並把左手的背面舉起在眼前默默的撫視着，過了一刻兒又說：

「……我：我從來對於任何人，都一律的當做普通的朋友看待，而人家也沒有像你這般樣。須知道，什麼叫做愛情？我至今還不明白，並且看得很平常，恐怕我永遠也不會要那種東西，我只常替那些依人生活的太太們流淚，」

溫少爺忽聽她這樣說，真是心如刀攪，面目失色，然而嘆了一口氣之後，

「實不能不鼓起勇氣更進一步道：

「難道我真不如那一隻貓嗎？好妹妹，我最親愛的教妹，請你體恤我，可憐我……我今生死的運命，全是掌在你

的手中！」

「笑話，」但是她還是以那麼嬌癡的姿態對他微笑着的說：「你如果再像這般樣的。糾纏我，我真要連看電影，打撲克，跳舞，兜風，散步，旅行……等等的的事情，一概不陪你玩了。老實說，你對現代女性的認識，還是十三分的朦朧呢！……」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而臘梅匆匆地進來對她說，說是老太太叫小姐去，恐怕有什麼事情。她當問道老爺回來了沒有，而臘梅說道：

「老爺剛從公司裏打個電話來家說，他今晚有人請，不要等他回家吃晚飯。」

這時她趕緊隨臘梅下樓了。

剛繞繞下了樓梯，臘梅就低聲地對她說：「這是哈穆玲打來的電話，雖經娘娘說你今晚有點傷風，還沒有起來，但他一定要叫告訴你，並請你最好能

自己接電話。」又說，在前還有達樂波和蕭皮臨打電話來找她，當經娘姨回答她已出去了，而他們則說准於八點鐘前來。隨手又從衣帶裏，掏出三封信把她，並說那一封快信，郵差還在門外等着她蓋圖章哩。

她隨手從身上掏出一枚水晶的圖章，蓋好了給梅拿出後，就去接電話。但她在電話中和人談些什麼話，當無人聽見，這姑且不說。惟剛走出電話室，就跑進了她弟弟的書室內，坐下來寫一封很簡單而又潦草的信，裝在身上，笑迷迷地再回到樓上。

但她剛走到房門前，就面現惱怒之色，並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進房來便這樣說：

「真倒霉，本打算這幾天不出去，但今晚又非出去不可。」

「你有什麼事。」溫少爺當接着很驚訝的問。

「你看呀！」牟小姐從身上掏出一封信，狠狠的擲在溫少爺的面前說。

溫少爺把封信拿起，真是極其小心的拿起來，從頭來看起：

「敦姊！

今天是我外祖父六秩誕辰，廣開壽筵，並於夜間八時起，還要開一個堂會。我因學校下星期大考，所以沒有去。但剛接到父親的字條，說一定要叫我去奏琴。姊姊，這是你素知道的，你想我怎樣敢在大庭廣衆之中獻醜呢？因此，請你一定要救救我，准於六時前到敝處，以便前往。要不然的話，那我一定再去跪求你，但你真能忍心嗎？匆匆草此，祝

你幸福。」

溫少爺於看完這信後，一看手表，已五時半。雖在他的心中很奇怪着這字體，和她的差不多，但也只好快快的告

辭了。

「要不是，請你今晚在這裏便飯，是多麼的好啊！」她却又這樣的對他說。

他把帽子帶上，手杖拿起，連連的彎腰告辭，給她方便，而她也很慇懃的定然要送至門外。而且當她恭送時，也並沒有把那隻貓忘記了抱在懷中，所以趕到大門前，人的互敬道別還不算，她還連叫那隻貓，也對溫少爺點頭。可是那隻貓也很乖巧，處處都很聽她話，隨她手，更似表示勝利似的不斷的咪咪味噢，時時想去貼近她的芳腮和她的芳唇。

他剛要抬步走開，忽見爲她以前所愛的那一隻洋狗，正是把頭插在腿腋裏的臥在門前。狗一聽到了人聲——恐怕尤其是她的高跟鞋子踏着水泥門階的那一種響聲——遂慢慢的把頭抬起來，先望一望他，再望一望她，更望望她懷裏的那隻貓，旋又沒精打彩地把眼閉起

來，回復原樣的睡了。他雖呆呆的對狗看過了一眼，好像引起他心中有無限的感傷，但她却像始終沒有看見那隻狗，等他一走開，就轉臉進去了。

不過在溫少爺走後，趕到回頭來已不見她的情影時，却於胸中又暗暗的自

付着，好像他對她已追逐了兩載，而於精神，物質都已消費了有相當的數目，何以她對於他老是持着那麼不即不離的態度呢？若說她並不戀愛他吧，但他每次贈她的禮物如衣料、什物、書籍、畫片、皮鞋、帽子等，她並沒有不樂受；又如每次請她去看電影、吃大菜、兜風、跳舞、散步、遊樂等，而拒絕的也很少。總之他以爲他的希望，至今還是在五里霧中，而現實的確實還比不上那隻貓！惟他雖也想到「拉倒罷」，所惜他仍沒有這種立決的勇氣。

### 凋殘的玫瑰

許綺禪

是一朵將要凋殘的玫瑰，  
媚人的淺紅已深深地敗褪，  
沉醉啊！依然有人在沉醉！  
爲嘗試人生甜蜜的酒精，  
才踏進那罪惡的歡場；  
死去的心靈呵！又在微。

### 凋零了的殘花

蘇萃

——給她——  
別時你贈我的一束花朵而今已是凋零，  
凋零了的殘花喻我仍將其供在花瓶；  
凋朝暮暮我忍以相思的血淚向它瀆澆，  
待再會，再會時葬入你的心靈！

## 兩大美術刊物

## 美術生活

零售五角全年五元

上海新聞報館發行

## 美術雜誌

實價一元二角

上海良友印刷公司發行

# 黃河風景題記

劉韡鄂

暑假騎驢看黃河時攝的。其時當蘭封決

口之後，距蘭封十里之黑岡口方由極度緊張的形勢漸趨緩和。老百姓們彷彿得

了河伯的特赦令一樣，大家興高采烈地捐錢唱神戲，送「香塔」，絡繹不絕地到河岸上去朝「大王爺」，簡直瘋狂了似的。歸後曾作紀遊詩云：

「競看黃河漲，騎驢快着鞭；汪洋驚濁浪，浪沒惜良田！工急防秋汛，民愚乞鬼憐；菲材愧舟楫，洪水正滔天！」

今年桃汛又將到了，聞當局正在努力隄防，監察院並派監委督工，想來不會再發生與去年一樣的事吧？

二十三年清明節記於上海。

註：「香塔」——用多東線香紮成丈許高塔，從城中抬到河隄上焚化，並以樂器引導。

「大王爺」——每當發水時，必有大王出現，所謂大王，乃是 條小蛇；頭上有某種花紋，就是某大王，例如「黃大王」，「朱大王」，「黑大王」……等。大王照例由大王廟的道士發現，而後宣告於衆，讓大家都去進香。祭畢就將她送歸黃河。



朝河進香的老太婆



祭大王的樂隊

劉韡鄂攝

# 晚餐

教員生活剪影

張振鐸

赤日行空，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南瀾濱海之處，通常前半天是猛烈的太陽；下午，一陣風過之後，接着便是如注的暴雨，好在爲時無多，仍可重見天日。

「我們來一罐波羅蜜吧？」當功課完了的一個下午，慕德房中，無形的聚了三四個同事，他的房間，平常都把它當作休息室似的，文民邊脫長衫，邊放課本和粉筆盒之類，看到桌上的撲克牌，就這樣嚷着提議——誰負誰買一罐波羅蜜。易木和道域對於這種玩意，原是常常玩的，也就無異議地通過。

易木倒霉，連戰皆北。可是他老不服氣，也似乎有點心痛，堅持的繼續了

幾次，依舊是一蹶不振。他的夫人屢欲庖代，好勝的倔強的易木，那裏肯撒手，終於拒絕。他的夫人不但得不到易木的諒解，反而討個沒趣，就把抱在手裏不滿週歲的小孩打了幾下，藉以出氣。搭訕地離開。外表上可以藉小孩的躁擾踱出門，然而借端發洩的情形，已流露於緋紅的兩頰，早引起人家的注意。

咯咯！咯咯！咯咯！……有人打門，下意識地各個都忙亂起來，生怕是平日擺道學岸然的態度相周旋的學生光顧。把圍着的椅子東向西朝地散開，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找膜不相關的事件作談天的資料，道域却順手抓了一張報紙，頭躲在報紙後背偷笑。佈置停妥，由

房主人應聲前去送客，原來是F地來看易木的S君和D君，大家反正見過面的，邊叙寒暄，邊又繼續未了的工作。

千里作客，除了易木而外，大家都是單身羈旅。將屆月終，然而距離拿薪金的時間，着實還有幾天，因爲各人都是在寅吃卯糧的按月預支了，正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照例易木有家庭的可以預備夜飯，爲了剛剛同夫人嗶氣，也就沒有提到。加以兩位遠地來的客人，不能夠因陋就簡，還得裝一裝門楣呢。於是一頓夜飯便成了問題了。

時間到了八時許，還不會把吃飯問題解決，依舊心照不宣地延擱着。客人呢，牀上躺一歇，椅上坐一歇，有時還把隔了三四天的報紙披讀。本來S和D還有其他稔友，只因老天爺又在做他每日應做的工作——下大雨。肚子已唱空城計，也只得硬着頭皮忍耐下去。

還是易木提出意見，把買波羅蜜的



錢來解決晚餐，徵得大家同意。支配着要買的是罐頭牛肉啦，豬蹄啦，鳳尾魚啦，和幾盆炒麵等，易木告個奮勇，承當買辦的差遣。

幾罐罐頭食品，明搶暗奪地吃完，而炒麵等還是姍姍來遲。時間是距離去叫的時候有二點多鐘，大家仍不因此絕望，期待着，靜悄悄底期待着！噓！噓！噓！噓！……自修退班鐘打了，隔二十分鐘就要熄燈。大家才着了慌，以平日的經驗，目的物可以斷定絕望。於是變更計劃到菜館裏去吃，——所謂菜館也者，也不過攤頭式的點心店而已。——氣憤不過，不願到原定的那家去吃，附近的雖然比較簡陋，路是要近得多，可少去泥濘拔步之苦。

暴雨初晴，氣候格外覺得涼爽，從屋裏跑出來，碰到外邊的冷空氣，不禁打了幾個冷噤。雲翳未散，不願拋頭露

面的月兒，還能隱約地從雲縫裏光顧到大池。幾個嗷嗷待哺的人們，還是到處摸索！

走進一家快要「打樣」的點心店，舖中只有一位睡眼矇矓的老婦人，和一位正在收拾碗的少年，還有一盞黝黑不亮的煤油燈，懶洋洋地散着淡黃的光線，伴着一老一少的孤獨。踏進門去，老少倆都給皮鞋聲驚醒，同時發出奇異的視線。大概平素路過，常給他們寓目到，所以態度也立即變為親熱了。這樣夜深，還有這麼一批顧客，這筆進賬，出人意料，然後才示意歡迎也未可知。

店舖實在小得不成樣子，貴重的食品，固然沒有，極平凡的菜蔬也告缺如。究竟老板娘乖巧，經驗豐富。向隔壁借了幾個鴨蛋，幾個罐頭，做了幾盆麵和幾碗湯，表面上看去闊老兒似的顧客們也就敷衍過去了。起初燃着的是一盞

油燈，老板娘獻殷勤，特意爲我們點了幾枝洋燭。

「哇」的一聲！慕德和道城二人已「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吐個滿地，別人雖然不會嘔出來，然而一雙筷子已裹足不前了。原來老板娘加了幾株洋燭之後，發現湯裏浮着許多蠕蠕的小動物。老板竭力經營着的殷勤盛意，我們反而得不到一點實惠。昏天黑地，常會把現狀很安適地度過，一到光明境地，就會發現過來環境的危險。

第二天早晨，易木叫校役送來一張字條，寫的是：「昨夜我們走出不久，原定菜館裏送來菜四盆湯二碗炒麵四盆，計洋伍元四角八分，請台端中飯時來敝寓分任負擔一切，千萬！千萬！」

同時學校佈告欄內，有教員因病請假的幾張字條。

# 新壘文藝月刊

三卷四期（四月號）內容

被愚弄的生物.....	周白鴻
由統制文化說到文藝.....	李麟
暴露.....	北漠
奶媽.....	夢白
南通三日遊.....	餒生
她底故鄉 (W. H. Hudson).....	旭之譯
散文與詩八篇.....	趙如珩等
生活網.....	呂覺狼
死了的國王 (Mary Hollidge).....	高倚筠譯
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餒生
做麵包的.....	劉祖同
前哨九篇.....	馬兒等
俄羅斯一少女.....	子蘊
文學與思想.....	張協
郭新源的「桂公塘」.....	馬兒
重來.....	田翠竹
南遊日記（續）.....	一空
淋漓（續二）.....	餒生

定價 零售每册二角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社址 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一號新壘文藝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總經理處 上海現代書局及各埠分店

## 三星牙膏

品質最高 銷路最廣 價格最廉



每支盒內  
附有福祿  
壽贈券積  
齊一組可  
兌取現金  
五元



各處均有經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二五七號

# 中華民國國有鐵路

## 道清綫

### 旅客列車暫行簡明時刻表

上行				站名	下行				
混合		區間			混合		區間		
六次		八次			五次		七次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7.00			三里灣	17.10				
7.06	7.36			道口	16.36	17.00			
7.52	8.02			王莊	16.40	16.20			
8.22	8.32			柳衛	15.40	15.50			
8.47	8.52			屯源李	15.20	15.25			
9.11	9.26			汲縣	14.46	15.01			
9.41	9.46			白露	14.26	14.31			
10.02	10.12			新鄉縣	14.00	14.10			
10.18	10.58			游家坡	13.44	13.54			
10.55	11.10			新鄉新站	13.02	13.37			
11.17	11.27			游家坡	12.45	12.55			
11.40	11.45			大召營	12.27	12.32			
12.02	12.12			獲嘉縣	11.57	12.10			
12.26	12.31			獅子營	11.35	11.43			
12.46	12.56			修武縣	11.13	11.33			
13.10	13.15			待王	10.54	10.59			
13.55	13.55			李河	10.36	10.46			
13.45	14.10		6.54	焦作	10.31	10.23	17.40		
14.18	14.28	6.53	6.65	李封	9.41	9.51	17.27	17.50	
14.36	14.45	7.04	7.07	常口	9.28	9.33	17.16	17.19	
14.53	15.09	7.15	7.18	柏山	9.10	9.20	17.05	17.08	
15.10	15.30	7.28	7.35	清化	8.35	9.00	16.35	16.55	
15.50		7.55		陳莊		8.15		16.15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五日起實行

所有前訂旅客列車時刻表一概作廢

車務處奉命訂

歸

心

從巴黎到廣東的印象與感想

解人 著

集中各篇尤率孤懷鬱伊，幽思綿邈。體物細微，用筆輕妙。於以知作者乃一多情多感之人。以中國文人之

素質，受西洋文學情感境界之薰陶，故發為感想，別有深婉清切之致。……惟近世種種變遷，施行於人事而影響及於人性者，均已見之於德國文學中，而為中國文學所未具有。則中國今人研究法國文學所宜最浸淫吸取者，與夫法國文學最能滋養神益中國文學之急，正為此部分，似不容疑。竊謂「歸心」作者解人君，於此實有獨得之祕。……本書之特殊造詣與價值，實在於是。留法學生作者雖多。未有能見其比。……

錄大公報文學副刊六二六期

實價五角六分

北平及上海  
嚶嚶書屋  
開明書店 發行

人生有酒須當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欲飲馥郁醇厚之美酒請到

## 章豫泰紹酒棧

上海浙江路偷雞橋電話九〇五九八

珍藏善釀特別葉青遠年太雕官禮
京莊用在酬酢之間無不愜意又有
越地土產醉方乳腐其味之鮮美適
口較之山饅海珍其猶過之